第二十一章

思嘉给媚兰端来早点之后，即刻打发百里茜去请米德太太，接着便和韦德一起坐下来吃早餐，但是，她似乎生气第一次没有什么食欲。她既要担心媚兰已濒临分娩，因此神经质地感到恐慌，又要常常不由自主浑身紧张地倾听远处的炮声，结果就什么也吃不下了。她的心脏也显得有点古怪，在有规律地搏动几分钟之后，总要急速地怦怦乱蹦一阵，蹦得胃都要翻出来似的。稠稠的玉米粥像胶粘在喉咙里咽不下去，连作为咖啡代用品的烤玉米粉和山芋粉的混合饮斜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吃过。既没有糖，又没有奶酪，这种饮料苦得像胆汁，尽管放了所谓"长效糖剂"的高粱饴糖也还是苦。她硬着头咽了一口，便把杯子推开了。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凭她吃不到放糖和奶酪真正咖啡，她就恨死了北方佬。

韦德倒是比平时安静了些，也不像每天早晨那样叫嚷不要吃他所厌恶的玉米粥了。她一勺勺地送到他嘴边，他也乖乖地吃着，和着开水一声不响地大口大口咽下去。他那温柔的褐色的眼睛瞪得像银币一样，追踪着她的一举一动，眼睛里流露出童稚和惶惑，仿佛思嘉内心的恐惧也传给他了。他吃完以后，思嘉把他支到后院去玩，望着他蹒跚地横过凌乱的草地向他的游戏室走去。心里轻松多了，这才如释重负。

她起身来到楼梯脚下，犹豫不定地站在那里。她理应上楼去陪伴媚兰，设法缓和她的紧张情绪，让她不要害怕面临的这场考验，可是她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本领。媚兰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呢！而且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谈起死呀活呀这样的话来！她在最底下的一步楼梯上坐下来，试着让自己镇静一些，可是随即又想起的战事，不知结果如何，今天又打得怎样了。一场大战就在几英里之外进行，可是你一点也不知道，这显得多么奇怪啊！这个被遗孀的城郊今天竟如此寂静，这跟桃树沟大战的日子对比起来，显得多么奇怪！皮蒂姑妈的住宅是亚特兰大北部最末的一幢房子，而目前的战斗是在南边远处某个地方进行，因此这里既没有加速前进的支援部队经过，也没有救护车和松松垮垮的伤兵队伍从前线回来。她很想知道城市南端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样，并且庆幸自己没有住在那里。要是除米德家和梅里韦瑟家以外的所有人家并没有从桃树街北端逃难出去，那多好啊！他们一走，她就觉得寂寞孤单了。她真希望彼得大叔还留在身边，那样他便可以到司令部去打探消息。要不是为了媚兰，她这时也可以亲自去打听，现在她只好等米德太太来了以后再出去了。米德太太，她为什么还没来呢？百里茜哪儿去了呢？

她站起来往外走，到前面走廊，焦急地盼望她们，可米德家的住宅在街上一个隐蔽的拐弯处，她什么也没有瞧见。过了好一会，百里茜才来了，她独个儿慢悠悠地走着，好像准备走一整天似的，还故意将裙子左右摇摆，并不时回过头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注意。“你可是冬天的糖浆，好，糊啊！"百里茜一进大门，思嘉便厉声批评她。”她能不能马上就过来？米德太太怎么说的？”“她不在，"百里茜说。

“她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唔，太太，"百里茜回答，故意拖长声音强调她这消息的重要，"他们家的厨娘说，米德太太今天清早得到消息说，小费尔先生给打伤了，米德太太就坐上马车，带着老塔博特和贝特茜一起去了，他们要把他接回来。厨娘说他伤得重，米德太太大概不打算到咱们这边来了。"思嘉瞪眼看着她，真想搡她几下。这些黑人总是很得意自己能带回这种坏消息。“好了，别站在这里发呆了。赶快到梅里韦瑟太太家去一趟，请她过来，快去。”“她们也不在，思嘉小姐。刚才俺回家碰到她家的嬷嬷，还在一起聊来着。她们也出去了。俺猜她们是在医院里。门都锁了。”“所以你才去了那么久呀！每回我打发你出去，叫你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许中途跟人'聊'，知道了吗？现在，你到--"

思嘉停下来苦苦思索。她的朋友中还有谁留在这里能够帮忙呢？有埃尔辛太太。当然，埃尔辛太太近来一直不喜欢她，可是对媚兰始终很好。“到埃尔辛太太家去，向她把事情仔细说清楚，请她到这里来一下。还有，百里茜，听我说，媚兰小姐的孩子快生了，她随时都可能要你帮忙。好，你快去快回。”“是的，太太，"百里茜说着就转身慢腾腾地像蜗牛似地朝车道上走去。“你这懒骨头快一点！”“是的，太太。”

百里茜这才稍稍加快了脚步，思嘉也回到屋里来。她又迟疑着没有立即上楼去看媚兰。她得向媚兰解释清楚，为什么米德太太不能来，可是费尔受重伤的事她听了会难过的。好吧，这一点就瞒过她算了。她走进媚兰房里，发现那盘早点还没动过。媚兰侧身躺在床上，脸色像白纸一样。“米德太太上医院去了，"思嘉说。"不过埃尔辛太太马上就来。你痛得厉害吗？”“不怎么厉害。"媚兰撒谎说。"思嘉，你生韦德时花了多久的时间？”“不到一会儿工夫，"思嘉不自觉地用愉快的口气回答。“当时我正在外面院子里，几乎来不及进屋。嬷嬷说那样很不体面--简直就像个黑人。”

“我倒是巴不得也像个黑人呢，"媚兰说，一面勉强装出一丝微笑，可是这笑容随即消失，一阵剧痛把她的脸歪得不成样子了。思嘉怀着没有一丝乐观的心情低头看看媚兰那窄小的臀部，但还是用安慰的口气说：“唔，看来也并不怎么样嘛。”“唔，不怎么样我知道。我只怕自己有点胆校是不是--埃尔辛太太马上就会来吧？”“是的，马上，"思嘉说，"我下楼去打盆清水来，用海绵给你擦擦。今天好热埃"她借口打水在楼下尽可能多待些时候，每隔两分钟就跑到前门去看看百里茜是不是回来了。可是百里茜连影子也没有，于是她只好回到楼上，用海绵给媚兰擦洗汗淋淋的身子，然后又替她梳理好那一头长长的黑发。

一小时后，她听见有个黑人拖沓脚步声从街上传过来了，便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见百里茜仍像刚才那样扭着腰，晃着脑袋慢慢腾腾地走回家来，仿佛周围有一大群热心的围观者似的。她一路上装模作样。“总有一天我要给你这小娼妇拴上一根皮带。"思嘉在心里恶狠狠地说，一面急急忙忙跑下楼去接她。“埃尔辛太太到医院去了。他们家的厨娘说，今天早上火车运来了大批伤兵。厨娘正在做汤给那边送去呢。她说--”

“别管她说什么了，"思嘉插嘴说，她的心正往下沉。"快去系上一条干净的围裙，我要你上医院去一趟。我写个字条，你给米德大夫送去。如果他不在那里，就交给琼斯大夫，或者别的无论哪位大夫。你这次要不赶快回来，我就要活活剥你的皮。”“是的，太太。”“顺便向那里的先生们打听一下战争的消息。要是他们不知道，就走到车站去问问那些运伤兵来的火车司机。问问他们，是不是在琼斯博罗或者靠近那里的地方打仗？”“我的老天爷！"百里茜黝黑的脸上突然一片惊慌。"思嘉小姐，北方佬还没到塔拉吧，是吗？”“我不知道。我是叫你去打听呀。”

“我的老天爷！思嘉小姐他们会怎样对待俺妈呢？"百里茜突然大声嚎叫起来，那声音使思嘉越发不安了。“媚兰小姐会听见的，你别嚎了。现在快去换下你的围裙，快去。"百里茜被迫加快了速度，她急忙跑到后屋去，于是思嘉在杰拉尔德上次来信--这是家里唯一的一张纸了--的边沿上匆匆写了几句话。她把信纸叠起来，把她的短简叠在顶上边，这时她偶尔瞧见杰拉尔德写的几个字：“你母亲--伤寒病--无论如何--回家--"她差点哭了。要不是为了媚兰，她会即刻动身回去的，哪怕只能一路上步行到家也行！百里茜一手象着那封信，快步走出门去，思嘉也回到楼上，一面思忖着怎样能骗过媚兰，说明埃尔辛太太为什么没来。不过媚兰并没有问起这件事。她仰身躺着，面容平静而温柔，这情景使思嘉也暂时安心了。

她坐下来，试着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心里对塔拉的悬念，以及对于北方佬可能得逞的忧虑，仍在无情地折磨着她。她心想爱伦已奄奄一息，而北方佬即将闯入亚特兰大，逢人便杀，见东西便烧。就在这样胡思乱想时，远处隐约的隆隆炮声仍不断地轰着她耳鼓，激起一阵阵恐惧的气氛。最后，她实在谈不下去了，只好凝望着窗外炎热寂静的街道和静静地挂在枝头的积满灰尘的树叶。媚兰默默无言，可是她那张平静的脸在一阵阵扭曲，这说明她的阵痛更加频繁了。

她每次阵痛过后总是说：“不怎么样的，真的，"可思嘉知道这是撒谎。她宁愿听到一声尖叫而看不惯这样默默地忍受。她知道自己应当为媚兰感到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一丝温暖的同情来。她的心被她自己的痛楚折磨得太惨了。有一回，她狠狠地盯着那张痛得扭曲的脸，心想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人中，偏偏是她要在这个时候守在这里陪着媚兰，而她跟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她恨这个人，甚至还巴不得她快点死呢。好吧，也许她这愿望会实现，今天就会实现了。想到这里，她不觉打了个不祥的冷战。据说希望某个人快死，就像诅咒人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如嬷嬷说的，诅咒别人的人必定自作自受。于是她赶快祈祷，求上帝保佑媚兰不死，并且又热切地胡扯起来，连自己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末了，媚兰伸出一只滚烫的手放在她的手腕上。

“我明白你心里多么着急。别费苦心来找话说了，亲爱的。我很抱歉给你添了这许多麻烦。”思嘉这才沉默下来，可是没法静静地坐着。如果大夫和百里茜谁都不能按时赶到，那她怎么办呢？她走到窗口，看看下面的大街，然后又回来坐下。接着又站起身来，向屋里另一边的窗外看去。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到了中午太阳当头时就越发炎热起来，静静的树叶中不见一丝风影。这时媚兰的阵痛更厉害了。思嘉悄悄用海绵给她揩脸，但心里十分害怕。老天爷，看来在大夫到达之前孩子就要降生了！这叫她怎么办呢？对于接生的事她可一窃不通。这正是几星期以来她一直在担心的紧急关头啊！她一直在指望着百里茜来应付这个场面，如果到时找不到大夫的话。百里茜在接生方面是个行家呢。她说过不只一次了。可如今百里茜在哪里呢？她怎的还没回来呀？怎么大夫也没来呀？她又一次跑到窗口去看。她仔细一听，突然觉得好像远处的大炮声停息了，或者，这只不过是她的想象？如果炮声已经更远，那就意味着战争已更加靠近琼斯博罗，意味着—

终于她看见百里茜沿大街匆匆走过来，于是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这时百里茜也抬头看见了她，她正要张嘴叫她。思嘉看见那张小黑脸上一片惊慌，生怕她喊出可怕的消息来吓坏了媚兰，便赶快将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作声，然后离开窗口。“我想去打点凉一些的水来，"她俯视着媚兰那双深陷的黑眼睛，勉强微笑着说。接着她急忙出来，小心地把门关上。百里茜气喘吁吁地坐在过厅的楼梯脚下。“他们在琼斯博罗打起来了，思嘉小姐！他们说咱们的军队快打败了。啊，上帝，思嘉小姐！要是北方佬到这儿来了，咱们会怎么样呢？啊，上帝--"思嘉一手把那张哭嚷的嘴捂住了。

“你别嚷了，看在上帝面上！”是呀，如果北方佬来了，他们会怎么样呢--塔拉会怎么样呢？她极力把这个念头推到脑后，尽可能抓住当前这个更为迫切的问题。要是她还一心去想那些事情，她就会像百里茜那样嚎叫起来了。“米德大夫呢，他什么时候来？”“俺压根儿没看见他，思嘉小姐。”“什么？”“他不在医院。梅里韦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也不在。有个人跟俺说，大夫在车棚子里，跟那些刚刚从琼斯博罗来的伤兵在一起，思嘉小姐，可是，俺不敢到那车棚子里去--那里尽是些快死的人，俺可怕见死人--”“别的大夫怎么样呢？”

“天知道，思嘉小姐，俺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来看你的字条。像发了疯似的，他们全都在医院里忙着，有个大夫对俺说，'滚开，别到这里来打扰我们，谈什么孩子的事，这里有许多人快死啦。去请个女人给你帮忙吧。'后来俺就到处打听消息，照你的吩咐，他们说是在琼斯博罗打仗，俺就--”“你说米德大夫在火车站？”“是的，太太。他--”“好，仔细听着。我要去找米德大夫，要你坐在媚兰小姐身边，她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是向她透露了哪怕一点点关于在什么地方打仗消息，我就要毫无不含糊地把你卖到南部去。你也不要告诉她别的大夫都不能来。听清楚了没有？”“是的，太太。”

“赶快打桶清水送上楼去。擦干你的眼睛，用海绵给她擦擦身。告诉她我去找米德大夫去了。”“她是不是快了呢，思嘉小姐？”“我不知道。我怕就是快了，不过我说不准。你应当知道的。快上去吧。"

思嘉从搁板上一把抓起她的宽边草帽随手扣在头上。她对着镜子\_\_菳[\_\_C[\_机械地理了理几绺松散的头发，但好像并没有看见自己的影像。她心中那微微起伏和发冷的惊恐情绪在向外渗出，直至她抚摩面颊时也猛然发觉自己的手指凉了，尽管这时她身体的其余部分还在冒汗。她匆匆走出家门，来到炎热的阳光下。这是个热得令人眼花的炎炎的酷暑天，她在桃树街上走了不远就觉得太阳穴在轰轰地跳了。她听得见远处街头有许多声音在大叫大喊，时高时低。等到她看见莱顿家的房子，因为她的胸衣箍得太紧了，就已经开始气喘，不过她并没有放慢脚步。这时前面那片喊叫声也愈来愈响了。

从莱顿家的房子到五点镇那段大街上全是一片纷纷攘攘，像个崩塌了蚁丘似的。黑人们惊惶失措地在街上跑来跑去，无人照管的白人孩子坐在走廊上嚎叫。街上拥护着满载伤兵的军车和救护车，以及堆满行李和家具的马车。骑马的男人们乱糟糟地从两旁小巷里奔上桃树街，向胡德将军的司令部驰去。邦内尔家房前，年老的阿莫斯拉着一匹驾辕的马站在那里，他瞪着一双骨碌碌的眼睛招呼思嘉。“思嘉小姐？你还没走呀，我们要动身了。老姑娘在里面收拾行李呢。”“走，上哪儿？”

“天知道呢，小姐。总该有个地方吧。北方佬马上就要来了！"她急往前走，连一声再会也来不及说。北方佬就要到了！她在韦德利教堂门前停下来喘口气，让心跳稍稍缓和一些。如果再不平静一点，就一定要晕倒了。她抓住一根灯柱，倚着它站在那里，这时她瞧见一位骑马的军官从五点镇飞跑而来，于是灵机一动，赶快跑到街心向他挥手。“啊，站住！请站住！”那位军官突然勒住马头，因用力过猛，那骑马竖起前腿往后退了好几步。从表情来看，军官已十分疲劳可又有极为紧迫的任务在身，不过他还是迅速地摘下了那顶破旧的军帽。“太太！”

“是不是北方佬真的就要来了？告诉我，”“我想是这样。”“你真的知道吗？”“是的，太太，我知道。半小时以前指挥部收到了快报，是从琼斯博罗前线来的。”“琼斯博罗？你确信是这样？”“说谎也没有用，我确信是这样。太太。消息是哈迪将军发来的，他说：‘我已失败，正在全线退却。'”“啊，我的上帝！"

那位军官的疲乏而黝黑的脸平静地俯视着。他重新抓起缰绳，戴上帽子。“唔，先生，请稍等一会。我们怎么办呢？”“我不好说，太太。军队马上就要撤离亚特兰大了。”“撤走了，把我们留给北方佬吗？”“恐怕就是这样。"

那骑马经主人一刺就像弹簧般向前蹦去了，剩下思嘉站在街心，双脚埋在红红的尘土里一动不动。北方佬就要来了。军队正在撤离。北方佬就要来了。她怎么办呢？她往哪里跑呢？不，她不能跑。背后还有媚兰躺在床上等着生孩子呀！唔，女人为什么要孩子？要不是为了媚兰，她还可以带着韦德和百里茜到树林里去，那里北方佬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但是她不能带着媚兰去埃不，现在不行。唔，要是她早一点，哪怕昨天就把孩子生了，那他们或许可以弄到一辆救护车把她带走，把她藏在什么地方。可现在--她只能找到米德大夫，叫他跟着她回家去。也许他能让孩子早些生下来。她提起裙子沿大街直往前跑。她一路念叨着，"北方佬来了！北方佬来了！”仿佛在给脚步打节拍似的。五点镇挤满了人，他们盲目地到处乱跑，同时满载伤兵的军车、救护车、牛车、马车也挤在一起。人群中一片震天的喧嚷像怒涛般滚滚而来。

接着，她看见一场极不协调的奇怪情景。大群大群的妇女身旁急匆匆地跑着。年轻小伙子们拖着一包包的玉米和马铃薯。一个老头用手推车推着一袋面粉在一路挣扎着前进。男人、女人和小孩，黑人和白人，无不神情紧张地匆匆跑着，跑着，拖着一包包、一袋装、一箱箱的食物--这么多的食物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过了。这时，人群突然给一辆歪歪倒倒的马车让出一条通道，文弱而高雅的埃尔辛太太过来了，她站在她那辆四轮马车的车前，一手握着缰绳，一手举着鞭子。她头上没戴帽子，脸色苍白，一头灰色长发垂在背上，像是复仇女神般抽打着马一路奔跑。她家的黑人嬷嬷梅利茜坐在后座上一蹦一跳的，一只手里紧紧抓着一块肥腊肉，另一只手和双脚用力挡住堆在周围的那些箱子和口袋不让倒下来。有个干豆口袋裂开了，豆子撒到街上。思嘉向埃尔辛太太尖声喊叫着，可是周围一片嘈杂把她的声音给淹没了，马车摇摇晃晃地驶了过去。

不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记起了供销部的仓库就在前边的铁路旁，她才明白原来是军队把仓库打开了，让人们在北方佬来到之前尽可能去抢救一些粮食。

她从人群中挤出去，走过五点镇空地上那些狂热汹涌的人群，又尽快跑过一条短街，向车站赶去。她穿过那些挤在一起的救护车和一团团的尘雾，看见大夫们和担架工人在忙着搬运伤兵。感谢上帝，她很快找到了米德大夫。她走过亚特兰大饭店，已经看得见整个车站和前面的铁路，她这时猛地站住，完全给吓坏了。

成百上千的伤员，肩并肩，头接脚，一排排一行行地躺着酷热的太阳下，沿着铁路和人行道，大车篷底下，连绵不绝地一直延伸开去。有的静静地僵直地躺着，也有许多蜷伏在太阳下呻吟。到处是成群的苍蝇在他们头上飞舞，在他们脸上爬来爬去，嗡嗡地叫。到处是血、肮脏的绷带、哀叹和担架工搬动时因痛苦而发出的尖声咒骂。血腥，汗渍，没有洗过的身体和粪便的臭味在一阵阵人的热雾中升起，思嘉忍不住要作呕了。救护车的医院人员在躺着的伤员中间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常常踩在排列得太紧密的伤员身上，那些被踩着的人也只得迟钝地翻着眼睛望望，等着有人来搬运他们。

思嘉觉得快要呕出来了。用手捂住嘴向后退了两步，她实在不敢再往前走。她曾在医院里接触过许多伤兵，桃树沟战役又在皮蒂姑妈家的草地上看见过一些，可是还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像这些在毒热的太阳下烤着的浑身血污和恶臭的身体，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臭味、喧嚣和忙乱的地狱—-忙乱，多么忙乱啊！北方佬眼看就要到了！北方佬就要到了啊！她耸耸肩膀振作起来，向这忙乱而凄惨的场面中走去，同时睁大眼睛从那些走动的人中辩认米德大夫。但是她发现没法寻找他，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踩在一个可怜的伤兵身上。她只得提起裙子，在这些人中间一步步挪动，向一群正在指挥担架工的人走去。她一面走，一面有一只又一只滚烫的手拉着她的裙裾，一个个嘶破的声音在叫喊：“太太--水！求求你给点水！看在上帝面上，给点水啊！"她要用力把裙子从那一只只手里拽出来，已经弄得汗流满面了。如果踩着了地上的某个人，她就会吓得尖叫一声，甚至要晕倒的。她抬着前脚来跨过死尸，跨过那些眼睛已经失掉光泽但双手仍抓着肚子上同伤口粘在一起的军服的人，那些蘸着鲜血的胡子已经干硬但击碎了下巴仍在颤动着的人--他们似乎在叫喊：

“水啊！水啊！"她要是不能尽快找到米德大夫，就会疯狂地嚷起来了。她向车篷底下那群人望去，竭尽全力大声喊道：“米德大夫！米德大夫在那里吗？”那群人里走出来了一个人，朝她望着。那是大夫，他身上没穿外衣，袖子高高卷起。他的衬衫和裤子都像屠宰衣似的红透了，甚至那铁灰色的胡子尖儿也沾满了血。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是深深沉溺在既浑身疲乏又满腔愤怒和热烈同情的感受中了。那张脸是灰糊糊的，满是尘土，汗水在两颊上划着一条条长沟。然而他呼唤她时，那声音是镇静而坚决的。

“你来了，感谢上帝。我正需要人手呢。"她一时惶惑地凝视着他，连忙把手里提着的裙子放了下来。这裙子浇在一个伤兵的脏脸上，他虚弱地转着头，想躲避裙的拂扰。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救护车扬起的干燥而闷人灰尘向她迎面起来，同时那腐烂气味也像两股臭水似的冲着她的鼻孔直灌。“赶快，孩子，到这儿来。”她提起裙子跨过那一排排伤亡人员，尽快向他走去。她握住他的胳臂，发觉它在疲乏地颤抖，可他脸上没有一点虚弱的神色。“啊，大夫，"她喊道，"你一定得去呀，媚兰要生孩子了。"

她的话他似乎并没有听进去。他望着她，这时有个枕着水壶躺在她脚边的人列开嘴对她友好地笑了笑。“他们会对付过去的，"他高兴地说。她对脚边的人连看也没看一眼，只一个劲儿地摇着大夫的胳臂。“是媚兰呀，要生孩子了。大夫，你一定得去。她那--"这不是讲究文雅的时候，可是要在这成百上千的陌生人面前说那种话还是不好开口埃"求求你了，大夫！阵痛愈来愈紧了。”

“生孩子，我的天！"这像一个轰雷似的震醒了大夫，他的脸色突然因为恼恨而变得难看了。这怒火不是对思嘉来的，也不是对任何其他人，而是对居然会发生这种事的世界。“你疯了吗？我不能丢下这些人呀。他们都快死了，成百上千的。我可不能为他妈的一个孩子而丢下他们。找个女人给你帮忙吧。找我的太太去。"她张开嘴，想告诉他米德太太不能来的原故，可突然又闭口不言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受伤了呢！她还明白如果他知道了会不会仍留在这里，可是从某些迹象看，即使费尔快死了，他也会坚持在这个岗位上救助这许多伤员，而不会只顾那一个人的。“不，你一定得去，大夫。你知道你自己也说过，她可能难产--"啊，难道这真是思嘉自己站在这个火热的充满呻吟的鬼地方，扯着嗓子说这些粗俗得可怕的话吗？”要是你不去，她就会死啦！"

仿佛没听见她的话或不知她说了些什么似的，他粗暴地甩脱了她的手，自顾自说着。“死？是的，他们都会死--所有这些人。没有绷带，没有药膏，没有奎宁，没有麻醉剂。啊，上帝，弄点吗啡来吧！就一点点，给那些最重的伤号也好。就要一点点麻醉剂呀。该死的北方佬！天杀的北方佬！”“让他们下地狱吧，大夫！"躺在地上的一个人咬牙切齿说。思嘉开始发抖了，眼睛里闪着恐惧的泪花。看来大夫是不会跟她走了。媚兰会死掉，她本来就希望她死的。大夫不会去呀。“看在上帝份上，大夫，求求你！”

米德大夫又沉下脸来，他咬着嘴唇，腮帮子也硬了。“孩子，让我试试看。我愿意试试。不过我不能答应你。等我们安排好了这些人再说。北方佬快到了，军队正在撤离城市。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伤员。火车已经根本没有了。到梅肯的铁路已经被占领……不过我想试试。你走吧。别打扰我了。养个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把皮带扎起来……"这时有个勤务后过来拍了拍他的臂膀，大夫即刻转过身去，指指点点地吩咐起来。那个躺在思嘉脚边的人同情地仰望着她。她看见大夫已经把她忘了，便慢慢走开了。

她急忙从伤兵中间穿过去往回走，朝桃树街赶去。大夫没有来。她只得自己去对付这个场面了。感谢上帝，百里茜懂得接生的全过程。她已经热得头疼起来，感到里面的胸衣已经湿透了，粘在身上。她觉得脑子已经麻木，两条腿也是这样，想走也走不动，就像在梦魇中似的。她想起还得走那么长一段路才能到家，简直是走不完的路啊！

于是“北方佬快来了！"这个念头又反复在她脑子里鼓噪。她的心脏又开始轰跳起来，新的生命之液流注到她的四肢里。她急忙走进五点镇的人群中，那里已经拥挤得连狭窄的人行道上也没有落脚之处了。因此她只得在街上行走。一队队满身尘土、精疲力竭的士兵从那里经过。他们数以千计，都是些满脸胡子、肮脏不堪的人，肩上斜挎着枪枝，迈着行军的步伐迅速行走。后面是辚辚滚动的炮车，赶车的用长长的皮鞭狠狠抽打着羸弱的骡子。盖着破帆布的军需车摇摇晃晃地在凌乱的车辙中驶着。骑兵掀起一团团令人窒息的尘土无穷无尽地跑过。思嘉以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多士兵呢。撤退！撤退！军队正在撤出城去啊！

那些匆匆行进的队伍把思嘉推回到拥挤的人行道上去了。这时她闻到廉价玉米威士忌的刺鼻气味。迪凯特大街附近的群众中有些衣着很俗丽的妇女。她们花花绿绿的衣饰和涂脂抹粉的脸孔给人以很不协调的节假日感觉。她们大多喝醉了，那些用胳臂挽着她们的士兵也都是醉鬼。思嘉忽然瞧见一个满头红鬈发的女子，这妖精不是别人，正是贝尔.活特琳，她靠在一个踉踉跄跄的独臂大兵身上尖声傻气地狂笑着。

她左推右搡地穿过人群，好不容易走过五点镇那边的一个街口，这里不怎么拥挤了，她又提起裙子飞跑起来。她到达韦斯利教堂前面时已累得头晕气喘，胃里也很不舒服了。她那件胸衣快要把她的肋骨勒断了。她在教堂台阶上坐下，两手捧着头，让呼吸渐渐缓和下来。她要是能够深深吸一口气，一直吸到肚子里，那该多舒服啊！要是她那颗心停止冲撞、轰鸣、急跳，那该多舒服啊！要是这鬼地方有个人能够帮助她一下，那该多好啊！

你看，她这一辈子还从未遇到过一件事非她自己独立去办不可的呢。常常有别的人替她办事，照顾她，庇护她，保卫她，纵容她。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她居然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邻居来帮助她。以前经常有朋友和邻居。以及甘愿当奴隶的能干的手，来为她效劳，而在此时此刻她迫切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却一个也没有了。她居然落得这样孤独无依，这样恐惧，这样远离家乡，这是难以相信的啊！家啊！只要在家里就好了，不管有没有北方佬。家啊，即使爱伦病了也好。她渴望看到母亲那张可爱的脸，渴望嬷嬷那强有力的胳臂来搂着她。她头晕眼花地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快到家时，她看见韦德在那里攀着一扇大门晃荡。他一看见她，就歪着脸举着一个受伤的指头哭起来了。

“疼！疼！"他抽抽搭搭地嚷着。“别响！别响！别响！要不我就揍你。到后院玩泥饽饽去，别乱跑。”“韦德饿了"他哽咽着说，一面把那个受伤的指头放进嘴里。“我不管。你到后院去--”她抬起头来，看见百里茜倚在楼上的窗口，满脸惊恐焦急的神情，不过一看见她的女主人便顿时开朗了。思嘉招手叫她下来，然后自己走进屋里。穿堂里多凉快啊！她脱下帽子扔在桌上，便即刻抬起胳臂抹前额上的汗水。她听见楼上的门一打开，便从里面同凄惨的呻吟声，那显然是从剧痛中迸发出来的，这时百里茜三步并作一步从楼梯上跑下来。“大夫来了吗？”

“没有。他不能来。”“啊，上帝，思嘉小姐！媚兰小姐更惨了！”“大夫不能来，谁也不能来。只好由你来接生了，我帮助你。"百里茜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她斜睨着思嘉，一面在地上擦着脚，扭着瘦小的身子。“别装出这副傻相了！"思嘉大声嚷道，对她这副样子感到十分生气。"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百里茜偷偷地往楼梯口退缩。“说真的，思嘉小姐--，"百里茜又怕又羞，瞪着两只眼睛不敢说下去。“说吧。”“说真的，思嘉小姐！咱们得请个大夫来才行。俺--俺--思嘉小姐，俺一点也不懂接生的事。俺妈接生的时候，从来不让俺在旁边呢。"思嘉听了大吃一惊，气得肺都炸了。百里茜偷偷从她身边走开，一心想溜掉，这时思嘉一把抓住她。

“你这仆人的小黑鬼--想怎么样？你一直说生孩子的事你全懂。老实告诉我！到底怎么样？"她拽住她用力摇晃，直摇晃得她的黑脑袋像醉鬼一般摆来摆去。“思嘉小姐！俺是撒谎，俺也不明白怎么会向你撒这个谎的。俺只看见生过一个孩子，俺妈好像还怪我不该出来看呢。"思嘉狠狠地瞅着她，吓得百里茜直往后退，准备溜走。最初她拒不承认事实，但是等到她终于明白百里茜在接生方面就像她一样一窃不通时，她的满腔怒火再也遏制不住了。她有生以来还没有打过奴仆，可此刻她使出了那只疲乏手臂的全部力气在百里茜的黑脸上抽了一记耳光。百里茜尖着嗓子大叫起来，这与其说是因为疼痛，还不如说是出于害怕，同时扭着跳着，要挣脱思嘉的手。

她一尖叫，二楼上的呻吟和呼唤声便停止了，过了片刻才听见媚兰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她喊道：“是你吗？思嘉，你快来呀，来呀！"思嘉放开百里茜的胳臂，这女孩便呜呜咽咽地在楼梯上坐下了。思嘉静静地站了一会，抬起头来倾听上面低低的呻吟和呼唤声。这时，她感到仿佛有个牛轭沉重地落在她的头颈上，仿佛上面加了重负，这重负使她每跨一步就觉得十分吃力。她试着回想自己生韦德时嬷嬷和爱伦替她做的每一件事。但是产前阵痛那种令人迷迷迷糊糊而不再觉得恐怖的状态使一切都恍如雾中，弄不清楚了。她现在还记得少数几件事，便赶忙以权威的口气吩咐百里茜去做。

“把炉子生起来，烧一壶开水放在那里。把凡是你能找到的毛巾和那团细绳都拿来，给我一把剪刀。不许你说什么东西找不到，一定都要找来，而且赶快找来。快去吧。"她将百里茜一把提起来了，又推了她一下，叫她立即滚到厨房那边去了。然后她挺挺胸，打起精神上楼去。现在得告诉媚兰，要由她和百里茜来给她接生了，这可是一件不好说的事呢。

第二十二章

以后永远也不会有这么长的一个下午了。也不会那么炎热，不会有这么多懒洋洋的苍蝇。这些苍蝇，不管思嘉怎样不停地挥扇子，仍然成群地落在媚兰身上。她用力挥着那把大棕榈扇，胳臂都酸痛了。但是她好像简直在白费力气，因为她刚把它们从媚兰汗湿的脸上赶开，它们即刻又在她那湿冷的双脚和腿上爬了，媚兰不时无力地抖动着想摆脱它们，并低声喊道：“请扇扇吧，我的脚上！"

房间里半明半暗，因为思嘉把窗帘拉下来挡热气和阳光了，只有一小点一小点的亮光从帘子的小孔里和边缘上透进来。房间里热得像个烤炉，思嘉身上的衣服湿了，始终没有干过，而且汗水愈来愈多，也粘得愈来愈难受。百里茜蹲在一个角落里，也在出汗，浑身酸臭。要不是怕这孩子一背着她就会一溜烟跑掉，思嘉简直想把她赶出去。媚兰躺在床上，床单早已给汗渍弄脏，又因为思嘉有时溅上的水，斑斑点点地湿了。她不停地打滚，翻来覆去，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滚个不停。

有时她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向后一靠又躺倒了，于是又打起滚来。最初她还强忍着不叫不嚷，狠狠咬着嘴唇，直咬得皮都破了。这时思嘉的神经也快要绷裂了，才粗声嘎气地说：“媚兰，看在上帝份上，别逞强了吧。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能听见呢。想叫就叫吧。"

到了后来，就由不得媚兰自己要不要逞强，她终于呻吟起来，有时也大声叫了。她一叫，思嘉便双手捧着头，捂着耳朵，转过身去，巴不得自己死了。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痛苦的情景而毫无办法埃要守在这里，花这么长时间等一个孩子落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事了。何况这样等着等着的时候，她很清楚北方佬实际上已经到五点镇了。

她真后悔自己以前没有多注意听听那些主妇们谈生孩子的事。要是平时注意到就好了！要是平时多关心这种事情，她现在就会知道媚兰是不是要很久才能生下来。她隐约记得皮蒂姑妈讲过，她的一个朋友生孩子整整整生了两天，结果没生出来自己就死了。说不定媚兰也得生两天呢！可是媚兰身体这样娇弱，她一定经不起两天的折磨。她很快就会死的。要是孩子不早些下来，如果艾希礼还活着，她怎么有脸去告诉他媚兰已经死了--她曾经答应过要照顾她呀！

起初，媚兰疼得厉害时总是要把握住思嘉的手，但是她抓得那么紧，几乎要把骨头都捏碎了。一个钟头以后，思嘉的手就青肿起来，快要不能动弹了。她只得拿两条毛巾扎在一起，系在床腿上，然后让媚兰的两只手拉住打结的那一头。媚兰拉着它就像拉着自己的生命线似的，时而紧张地拽住，时而放松一下，随意地撒扯着。整个下午，她的声音像落在陷井里垂死的野兽一般在哭叫。她偶尔放下毛巾，无力地搓着双手，瞪着两只痛得鼓鼓的眼睛仰望着思嘉。

“请说说话吧，对我说说话吧，"她低声说，这时思嘉便随意闲聊一阵，直到媚兰又抓住那个毛巾结开始扭摆起来。房间里又暗又热，充满了痛苦的喊叫和嗡嗡的苍蝇，可是时间过得慢极了，思嘉连早晨的事也有点记不起来了。她觉得仿佛自己在这个闷热、阴沉和汗湿的地方已待了一辈子似的。每当媚兰喊叫时她也很想喊叫，只是由于狠命地死咬着嘴唇不放才没有喊叫出来，并终于把内心的狂乱遏制下去了。有一次，韦德踮着脚尖跑上楼来，站在门外哭泣。

“韦德饿了！"思嘉听了起身往门外走去，这时媚兰低声说，"求求你。别离开我。你不在我就忍不住了。"这样思嘉只好打发百里茜下楼去热点玉米粥喂他。至于她自己，她觉得从下午起她就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壁炉上的钟已经停摆，她已没法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只有等到房里的热气渐消和那一点一点亮光暗淡下去时，她才把窗帘拉开，猛地发现原来快傍晚了，太阳像个猩红的火球已远远斜挂在西天。不知为什么，她原以为永远是酷热的中午呢。

她紧张地猜想现在商业区已经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军队已经全部撤出去了？北方佬进来了没有？联盟军会不经过战斗就开走吗？于是，她不由得十分遗憾和沮丧地想起，联盟军为数那么少，而谢尔曼的部队又多又强壮，谢尔曼啊！连撒旦本人也不会像他这样叫人害怕呢！可现在已没有时间来想这些了，因为媚兰在喊着要水，要一块湿毛巾敷在她头上，要人给她打扇，要人驱赶她脸上的苍蝇。

在暮色降临时，百里茜像具黑幽灵似的急急忙忙点起灯，媚兰显得更虚弱了。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艾希礼，好像神经昏迷了。这种单调可厌的呼唤声使思嘉恨不得拿一只枕头把她的嘴捂祝也许大夫最终会来的吧。这时希望又开始抬头，但愿他快点来！她转身打百里茜的主意，吩咐她赶快到米德家去，看看大夫或者他太太在不在家。

“要是大夫不在，就问问米德太太或他们家的厨娘有什么办法，求她们赶快来一下！"百里茜啪哒啪哒走了，思嘉望着她在大街上匆匆忙忙地奔跑，她从来没有想到这小东西会跑得这么快。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独自一人回来了。“大夫整天不在家。说不定他跟那些大兵一起走了。费尔已经完了！思嘉小姐，”“死了？”“是的，太太，"百里茜用自以为重大和得意的口气说。“车夫塔尔博特告诉俺的。他给打中了--”

“别去管这些了。”“俺没看见米德太太。厨娘说米德太太在给费尔洗身子，要赶在北方佬到这里之前把他安葬好，厨娘说媚兰小姐要是痛得不行了，只消在她床底下放把刀子，就会把阵痛劈成两半的。"思嘉听了这些毫无用处的话，气得又瞪她了，可是媚兰睁着那双鼓胀的眼睛低声说：“亲爱的，北方佬来了吗？”“不，"思嘉坚决地说。"百里茜就会撒谎。”“是的，太太。俺就是这样。"百里茜急忙表示同意。

“他们快来了，"媚兰低声说，她没有受骗，便将脸埋在枕头里，但声音是捂不住的。“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歇了一会儿又说：“啊，思嘉，你得带着韦德一起离开。你别待在这里了。"其实媚兰说的也就是思嘉一直想着的事，可是思嘉听见她说出来反而恼羞成怒了，仿佛她内心的怯懦已明明白白地流露在脸上，被媚兰看透了似的。“我并不害怕。别傻了。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反正我快死了。你走不走都一样，"

接着她又呻吟起来。思嘉像个老太婆似的扶着栏杆慢慢从黑暗的楼梯上摸着走下来，生怕不小心跌倒了。她的两条腿像铅一般沉重，她又疲劳又紧张，一路直哆嗦，同时因为浑身是汗而在不断地打冷战。她十分吃力地摸到前边走廊里，在顶上一级台阶颓然坐下。她背靠着一根廊柱斜倚在那里，用颤抖的手解开胸衣当中的扣子，让胸衣半敞着。夜色黑沉沉，温暖而柔和，她侧身凝望着它，迟钝得像头耕牛。

一切都过去了。媚兰并没有死。那个像小猫似的哇哇叫的小崽正在百里茜手里接受头一次洗裕媚兰这时睡着了。以经历了这样一场梦魇般的剧痛和对接生程序一无所知，以致害多利少之后，她怎么还睡得着呢？她怎么没有死呢？思嘉知道，如果是她自己经受了这样一番折磨，那一定死了。可是事情一过，尽管她已虚弱得奄奄一息，媚兰居然还能声说：“谢谢你了。"思嘉是俯身侧耳才听见的。后来她就睡着了。她怎能睡得着呢？思嘉忘记了自己生完韦德之后睡着过。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她的脑子已成了真空；世界已成了真空；在这漫无尽头的一天之前不曾有过生活，在这以后也不会有--只有--酷热难熬的夜晚，只有她那粗嘎疲倦的呼吸声，只有从腋窝到腰、从臂部到膝盖淋漓不息的，模糊冰冷的汗水。

她听见她自己的呼吸声从均匀响亮转为痉挛性的抽泣，但她的眼睛是干枯而火辣辣的，仿佛它们再也不会流泪了。她缓慢而吃力地抬起身来，将沉重的裙裾拉到大腿以上。她同时感到又冷又热又模模糊糊，而微微的夜风吹在四肢上却爽快得很。她模糊地感到，如果皮蒂姑妈看见她斜躺在这前廊上，裙子撩得那么高，连内裤都露了出来，不知要怎么说呢。不过她不管它。她什么也不管了。

时间已停滞不前。现在可能刚过黄昏不久，也可能已经半夜了。她不清楚，也不去管它。她正要阖眼并感到睡意渐浓时，忽然听见楼上走动的脚步声，心想"这可能是该死的百里茜吧"。在黑暗中过了不知多久，百里茜来到她身边，得意地唠叨起来。“思嘉小姐咱们干得不错呢。俺说俺妈也不会比这再好了。"思嘉睁大眼睛从黑暗中望着百里茜，因为太累才没有呵斥，没有责骂，没有数落百里茜的过错--她对自己并没有的那种经验的吹嘘，她的恐惧，她那笨手笨脚的忙乱样儿，她到紧急关头的手足无措：不是拿错了剪刀，就是把水盆里的水溅得满床都是，甚至还失手把新生婴儿跌落过呢。可现在她倒是吹起牛来，说自己干得多么好了。

可是，北方佬还要解放黑人呀！不错，北方佬是受他们欢迎的。她又静静地靠着柱子斜躺下去，百里茜也明白她的心情，便蹑手蹑脚躲进黑暗中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思嘉的呼吸已渐渐缓和下来，心跳也平稳了，她才隐约听见前面路上从北边来的杂乱的脚步声。士兵！她慢慢坐起来，把裙子往下拉拉，尽管知道在黑暗处谁也不会看见。他们眼看来到了屋前，绵延不断的一支队伍像些影子一个个过去，这时她向他们喊起来。“唔，请等一等！”一个人影离开队伍来到大门口。“你们把我们丢下不管了？你们要走了？"

那人影似乎摘下了帽子，黑暗中传来平静的声音。“是的，太太。正是这样，我们是最后一批从防御工事中撤出来的，从北边大约一英里的地方。”“难道你们--难道军队真的在撤退？”“是的，太太。你看，北方佬就要来了。"北方佬就要来了！她把这件事忘记了呢。她的喉咙突然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人影走开，同别的影子混淆在一起，杂沓的脚步也在黑暗中渐渐消失。"北方佬就要来了！北方佬就要来了！"这便是他们的脚步声的节奏所说的那句话，这便是思嘉那颗突突急跳的心一下子捶击的声音。北方佬就要来了啊！

“北方佬就要来了！"百里茜大声嚷着，缩着身子向思嘉紧靠过来。"唔，思嘉小姐，他们会让咱们全死光的；他们会用刺刀捅进咱们的肚皮！他们会--”“啊，别嚷了！"这种事用不着听见别人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光在自己心里想想就够你害怕的了。于是她心里又冲起一阵恐慌。她怎样才能逃走？她怎么办？她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所有的朋友都对她毫无用处了。她突然想起瑞德.巴特勒，便觉得得神思镇定，不再惶恐了。她怎么整个上午像只没头的小鸡到处乱窜却没有想起他来呢？他至今还在城里。她固然恨他，可他是强壮而能干的，又不怕北方佬。的确，他上次在这里时她曾经对他大发脾气，他也说了一些令人难以饶恕的话，不过在目前这种时候，她是不会去计较那些事的。他还有一骑马和辆马车呢。啊，她怎么没有早想其他啊！他可以把他们全都带走，离开这个鬼城市，不受北方佬糟蹋，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到任何地方去都行。

她回头面对百里茜，十分急迫地吩咐她。“你知道巴特勒船长住在哪里吧--在亚特兰大饭店？”“是的，太太，不过--”“那好，现在你尽快跑到那里去告诉他，我要他来一下。我要他尽快赶着他的马和马车来，或者来一辆救护车，如果找得到的话。把媚兰小姐生了娃娃的事也告诉他。就说我要他来得我们离开这里。好，赶快！马上就去。"她直着腰背坐起来，推了百里茜一把，叫她快跑。

“啊，上帝，思嘉小姐！俺可不敢一个人在黑夜里乱跑呀！要是北方佬把俺给逮住了呢？”“你只要快跑就能赶上刚才那些人，他们是不会让北方佬逮住你的。快走吧！”“俺害怕呀！要是巴特勒船长不在饭店里呢？”“那就打听他在哪里。难道你就连这点勇气也没有？要是他不在饭店，你就到迪凯特街的酒吧间去找他。到贝尔.沃特琳住的地方去。到处去找。你没看见，你这笨蛋，要是你不赶紧去找到他，北方佬就会把我们全部逮住的。”“思嘉小姐，俺要是上一家酒吧间或妻子家去了，俺妈会拿棉花秆抽俺呢。"

思嘉站起身来。“好吧，我就揍你了，你要不去。你可以站在外面大街上叫他嘛，难道这样还不行？或者问问旁人他在不在里面。快走吧！"百里茜还在那里磨磨蹭蹭，又是用脚擦地，又是撅着嘴嘟囔。思嘉又用力推了她一下，她差一点从台阶上栽下去。“你得给我马上走，要不我就卖了你，叫你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你妈和其他任何一个熟人，我还要把你卖出去当大田的劳工。赶快走吧！”“唔，上帝，思嘉小姐--"

但是，在这位女主人坚决而无情的推搡之下，百里茜只得走下了台阶。前面的大门嘎嘎响了，思嘉又高声喊道：“快跑，你这小笨蛋！"她听到百里茜啪哒啪哒小跑的脚步声，随即声音在柔软的泥土路上渐渐消失了。

第二十三章

百里茜走了以后，思嘉回到楼下过厅里，点上一盏灯。屋里热得像个蒸笼，仿佛把中午的热气全都关在里面了似的。她那迟钝的感觉已在逐渐消失，肚子开始闹着要吃东西了。她记起自己从昨夜到现在一直没吃过什么，只喝了一勺玉米粥，于是端灯走进厨房。那儿炉子里的火已经灭了，但还是闷热得很。她发现长柄浅锅里还有半张硬玉米饼，便拿起来大口大口地啃着，一面寻找别的食物。盆里还剩下一点玉米粥，她等不及把它倒进碟子里，便随手用大钓舀着吃起来。那是应当放盐的，可是她饿急了，懒得寻找，接连吃了四勺，她这才觉得厨房里实在太热，便一手拿灯一手抓一块玉米饼到过厅里去了。

她知道她应当上楼去陪伴媚兰。要是出什么事，媚兰也没有那个力气叫人呢。可是一想起要回到那间房里，那间她已经待过许多恶梦般钟点的房里，她就厌烦得很。哪怕媚兰就要死了，她也不能再回到那里去。她永远也不要再见那个房间了。她把灯放在窗边的烛台上，然后又回到前面走廊上去。这里凉快得多，尽管夜里的气温仍然是相当热的。她坐在台阶上，在灯火投过来的暗淡的光圈中，又啃起玉米饼来。

她啃完玉米饼，体力恢复了些，揪心的恐惧也随之而来了。她听得见街上远处嗡嗡的嘈杂声，但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她只觉得有种洪大的声响在时期时伏，但压根儿听不清楚。她聚精会神地向前倾着身子细听，很快就因为过于紧张而腰酸背疼起来。这时，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情叫她如此渴望的了，像现在渴望听到马蹄声、渴望看到瑞德那毫不在意和充满自信的眼光来嘲笑她的恐惧模样。瑞德会把她们带走，带到某个地方去。她不知道去哪里。她也不去管它。

她坐在那里侧耳倾听市区的声音，这时树顶上升起一片隐隐的火光，使她觉得奇怪。她望着望着，那火光愈来愈亮。黑暗的天空发红了，先是粉红，随即变成深红，接着她突然看见一条巨大的火舌从树顶上蹿而起，高高地升到半空中。她猛地跳起来，心又开始发紧了！怦怦地跳个不停。

北方佬已经来了！她知道他们来了，正在那里烧毁市区。那些火焰好像在距市中心不远的东边。它们升得越来越高，同时迅速展成一大片红光，她看了十分害怕。一定是一整条大街烧起来了。一阵略带些热的微风从那边迎面吹来。她闻到了烟火味。她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想更好地看看整个情况。天空呈一片可怖的殷红色，大团大团的黑烟像云涛似的旋转着挂在火焰上空。现在烟火味更浓了。思嘉心乱如麻，时而认为这火焰会很快蔓延到桃树街，把这幢房子烧掉，时而设想北方佬会向她冲过来，她要往哪里逃跑，她要怎么对付。好像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在她耳边喊叫，她的脑子在极度的惶惑和惊恐中旋转起来，她不得不紧紧抓住窗棂，否则就要跌下去了。“我得好好想想，"她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我一定得想一想。"

可是思绪躲避她，像只受惊的蜂鸟在她心头掠过去。她俯靠着窗棂站在那里，忽然一个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飞来，比她前几天听到过的大炮声都要响得多。天空被巨大的火焰撕裂了。接着又是几声巨响。大地震撼着，她头上的窗玻璃被震碎了，纷纷落在周围。一声又一声震耳的爆炸声不断传来，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喧声、火焰和浑身颤抖的地狱。火星汇成一股股激流蹿入天空，然后缓缓地、懒懒地穿过血红的烟云降落下来。这时她仿佛听到隔壁房里无力的呼唤声，但是她不去管它。她现在没有工夫去顾媚兰了。现在除了恐惧，那种如她所见的火焰般迅速流遍全身血脉的恐惧，再也没别的东西要顾及的了。她像一个吓得发疯的孩子，要把自己的头钻进母亲怀里，躲避眼前的情景。如果她是在家里，跟母亲一起，那多好埃从这些惊心动魄的响声中她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三步并作一步惊惶地奔上楼来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一个像迷路的猎狗狂叫的声音。百里茜冲进来了，她奔到思嘉跟前，像要把骨头也捏碎似的。一把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臂。

“北方佬--"思嘉首先嚷起来。“不，太太。是咱们自己人！"百里茜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指甲在思嘉的胳臂上掐得更深了。"他们在烧铁厂和军需站和仓库，还有，上帝，思嘉小姐，他们还把七十卡车的大炮炮弹和火药爆炸了，而且，耶稣，咱们都会被烧光呢！"百里茜又尖叫起来，一面紧紧抓住思嘉的手臂，使她又痛又恼，忍不住要哭了。最后思嘉使劲甩掉她的那只手。还来得及逃跑呀！原来北方佬还没来呢！于是她把惊散了的全身力气重整起来。她想：“如果我不能控制住自己，我就会像只烫坏了的猫儿似的拼命号叫了！”同时百里茜那副可怜的惶恐相也帮助着她镇定下来，她抓住百里茜的肩膀使劲摇晃。

“还是谈正经的吧。别管那些乱哄哄的事了，北方佬还没来呢，你这傻瓜！你见到巴特勒船长了吗？他是怎么说的？他会不会来？"百里茜不再号叫了，但是她的牙床还在打颤。“是的，太太。俺后来找到他。像你吩咐的，在一个酒吧间。他--”“他会来吗？别管在哪里找到的。你告诉他要把马带来吗？”“上帝，思嘉小姐，他说咱们的军队把他的马和马车拉去当救护车了。”

“啊，我的天啊！”“不过，他会来--”“他怎么说的？"这时百里茜不太喘了，已能稍稍控制自己，但她的两个眼珠子还在紧张地转动。“是这样，太太，正像你说的，俺在一家酒吧间找到了他。俺站在外面喊他，他就出来了。他奇怪地看着俺，俺刚要跟他说话时，大兵就把迪凯特街那头的一家妻子拆倒并放弃火来。他说来吧，就一把拽着俺跑到五点镇。后来他说：什么事？快讲。俺说你说的，巴特勒船长，请赶快来，带着你的马和马车来。媚兰小姐生了个娃娃，思嘉小姐急着要离开这个城市。他说，她打算到哪里去呀？俺说，俺不知道，先生，不过你一定得去，因为北方佬就要来了，要他陪你一起走。他笑着说他们把他的马拉走了。"

思嘉的心情沉重起来，觉得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她真傻呀，干吗没有想到军队撤退时必然会把留在城里的所有车辆和骡马都拉走呢？她一时吓得目瞪口呆，也没听见百里茜还在说些什么，不过她很快又恢复过来，继续听下半截的故事。“后来他说，告诉思嘉小姐，叫她放心吧。我要到军队里去替她偷骑马来，哪怕只剩下一匹也好。他还说，在这以前我就偷过马呢。告诉她，我哪怕丢了性命也要给她弄骑马来。后来他又笑着说，赶快回家去吧。可是俺刚要动身，就普通一声响起来了！俺吓得几乎倒下了，这时他说这没有什么，只不过咱们自己人把火药炸了，免得落到北方佬手里，还有--”“他会来吗？他在设法弄一骑马来？”

“他是这么说的。”她长长地舒了口气，觉得轻松了些。瑞德是个能干的人，只要还有办法弄到一骑马，瑞德.巴特勒是一定会弄到的。要是他把她们从这片混乱中救出去了，她就饶恕他一切的过错。逃跑呀！只要跟瑞德在一起，她就什么也不怕了。瑞德会保护她们。感谢上帝赐予了这个瑞德啊！她现在纯粹从安全着眼，变得很实际了。“把韦德叫醒，给他穿好衣裳，替我们打点一包常用的衣裳。把它们装进箱子。别告诉媚兰我们要走了。还不到时候呢。不过要用两条厚毛巾小心地把婴儿裹好，把他的衣服也包起来。"百里茜还是拉着她的裙子不放，她除了翻白眼没有一点表情。思嘉推她一把，把她那紧抓着的手摆脱掉。“快去，"她喊道。这时百里茜才像兔子似的悄悄走开了。

思嘉知道她应当进屋去安慰安慰媚兰，知道媚兰一定被连续不断的轰轰巨响和映红了整个天空火光吓昏了。那光景简直就像世界的末日到了！

但是，她此刻还下不了决心回那间屋去。她跑下楼来，有意要把皮蒂姑妈逃往梅肯时留下的那些瓷器和银器收拾一下。可是等她走进饭厅时，她的一双手却哆嗦颤抖起来，把三只碟子掉在地下打碎了。她跑到走廊上细听外面的动静，随即又回到饭厅里，把些银器当啷一声掉在地板上。不知怎的，她碰到什么就掉落什么。她慌慌张张行走时还在旧地毯上滑了一跤，普通跌倒了呢，不过她即刻跳起来，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痛。她听得见百里茜在楼上像只野兽似的到处奔跑，那声音使她怕极了，因为她自己也同样在盲目地跑来跑去。

她跑到走廊上去有十来次了，不过这次她绝不再回来打那个费力不讨好的包裹了。要想收拾一点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她在走廊上坐下。除了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这里等待瑞德，看来什么也做不成了。可是左等右等，他就是不来。最后，从大路前头很远的地方，她听见一种没有上油的车轴的吱吱嘎嘎和缓慢而隐约不清的得得马蹄声。他干吗不快点走呀？他干吗不鞭打着马跑起来呀？

那声音近了，她一跃而起，呼喊瑞德的名字。然后，她隐约看见他从一辆小货车的座位上爬下来，接着大门喀嚓一声，他朝她走过来了。他来到灯光下，才叫思嘉看清楚了。他穿得整整齐齐，像要去参加跳舞会似的。雪白的亚麻布外衣和裤子熨得笔挺，绣边的灰色水绸背心，衬衫胸口镶着一点点褶边。他那顶宽边巴拿马帽时髦地歪戴在头上，裤腰皮带上插着两支象牙柄的长筒决斗手枪。外衣口袋里塞满了沉甸甸的弹药。

他像个野人似的从走道上轻快地大步走来，漂亮的脑袋微微扬起，神气得像个异教徒王子。那种思嘉下了黑夜的恐怖，却像一贴兴奋剂似的使他显得更强悍了。他那黝黑的脸上有一丝勉强掩饰着的残暴无情的神色，这一点如果思嘉头脑清楚，看出来了是会把她吓倒的。他那对黑眼睛眉飞色舞，仿佛觉得眼前这整个局面倒很有趣，仿佛这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和一派恐怖的火光只不过是吓吓小孩子罢了。他走上台阶时她摇摇晃晃地迎上前去，这时她脸色惨白，那双绿眼睛像在冒火似的。“晚上好，"他拖长音调说，同时刷地一下摘下了帽子。“咱们碰上了好天气啦。我听说你要旅行去呢。”

“你要是再开玩笑，我就永远不再理睬你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不见得真的被吓坏了吧！"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诡秘地微笑着，她真想把他推回到台阶下去。“是的，我害怕得要死，我就是被吓坏了。而且如果你也有上帝给山羊的那点意识，你照样会害怕的。不过咱们没时间闲扯了。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听你的吩咐，太太。不过你琢磨到哪里去好呢？我是怀着好奇心跑到这儿来的，无非想看看你们打算往哪儿去。你们不能往北也不能往东，不能往南也不能往西。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佬。只有一条出城的路北方佬还没拿到手。咱们的军队就是由这条路撤退的。可这条路也通不了多久了。史蒂夫.李将军的骑兵正在拉甫雷迪打一场后卫战来维持这条通路，以保证部队撤退，部队一撤完，这条通路也就完了。你如果跟随部队沿麦克藺诺公路走，他们就会把马拉去，这匹马尽管不怎么样，可我是费了不少力气才偷到手的呢。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呀？"听他说了这许多话，她站在那里浑身哆嗦，几乎什么也没听见。不过，经他这一问，她却突然明白地要到哪儿去了，她明白在这悲惨的整整一天里她都是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的。那唯一的地方呀！

“我要回家去，"她说。“回家？你的意思是回塔拉？”“是的，是的！回塔拉去！啊，瑞德，我们得赶紧走呀！"他瞧着她，好像她神志不清了似的。“塔拉？我的天，思嘉！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整天在琼斯博罗打吗？就是为了抢夺在拉甫雷迪前后十英里的那段大路打呀，甚至打到琼斯博罗的街上去了。此刻北方佬可能已经占领了整个塔拉，占领整个县了。谁也不清楚他们到了哪里，只知道他们就在那一带。你不能回家！你不能从北方佬军队中间穿过去呀！”

“我一定要回去！"她大喊道。"我一定要！我一定要！”“你这小傻瓜，"他的声音又粗又急。"你不能走那条路嘛。即使你不碰上北方佬，那树林中也到处是双方军队的散兵游勇。而且咱们的许多部队还在陆续从琼斯博罗撤退。他们会像北方佬一样即刻把你的马拉走。你唯一的办法是跟着部队沿麦克诺公路走，上帝保佑，黑夜里他们可能不会看见你。但是你不能到塔拉去。即使你到了那里，你也很可能会发现它已经被烧光了。那样做简直是发疯。我不让你回家去。”“我一定要回去！"她大声嚷着，嗓子高得尖叫起来了。“你不能阻拦我！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我的母亲！你要是阻拦我，我就杀了你！我要回去！"

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眼泪从她脸上淌下来，她在长时间紧张的刺激下终于忍不住了。她挥舞着拳头猛击他的胸部，一面继续尖叫：“我要！我要！哪怕得一步步走回去也行！"她突然被他抱在怀里了，她那泪淋淋的胸脸紧贴在他胸前浆过的衬衫褶边上，那捶击他的两个拳头也安静地搁在那里。他用两手轻柔地、安慰地抚摩着她的一头乱发，他的声音也是柔和的。那么柔和，那么宁静，不带丝毫嘲讽意味，好像根本不是瑞德.巴特勒的声音，而一个温和强壮的陌生人的声音了，这个陌生人满身是白兰地、烟草和马汗味，使思嘉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好了，好了，亲爱的，"他温柔地说。"别哭，你会回去的，我勇敢的小姑娘。你会回去的。别哭了。"

她感到什么东西在触弄她的头发，心中微觉骚动，并模糊地意识到那可能是他的嘴唇。他那么温柔，那么令人无限地欣慰，她简直渴望永远在他怀里。他用那么强壮的胳膊搂抱着她，她觉得什么也不用害怕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条手绢，替她揩掉脸上的泪水。“来，乖乖地擤擤鼻子，"他用命令的口气说，眼里闪着一丝笑意，"我们得赶快行动了。告诉我该怎么办。”她顺从地擤擤鼻子，身上仍在哆嗦，可是不知要吩咐他干什么。他见她颤抖着嘴唇仰望着说不出话来，便索性自作主张了。“威尔克斯太太已经分娩了？可不能随便动她呀！那可太危险了。要让她坐这辆摇摇晃晃的货车颠簸二十几英里，咱们最好让她跟米德太太一起留下来。”

“我不能丢开她不管。米德夫妇都不在家呢。”“那很好。让她上车去。那个傻乎乎的小妻子哪儿去了？”“在楼上收拾箱子呢。”“箱子？那车上可什么箱子也不能放。车厢很小，能装下你们几个人就不错了，而且轮子随时就可能掉的。叫她一声，让她把屋里最小的那个羽绒床垫拿出来，搬到车上去。"思嘉仍然不能动弹。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臂，他那浑身充溢着的活力部分地流注到她身上。她想：要是她也像他这样冷静，什么也不在乎，那就好了！他扶着推着她走进过厅，可是她仍然站在那里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他敝着下嘴唇嘲弄地说：“难道这就是那个向我保证既不怕上帝也不怕人的年轻英雄吗？”

他突然哈哈大笑，同时放开了她的胳臂。她好像被刺痛了似的，瞪大眼睛看着他，心里恨他。“我并不害怕，"她说。“不，你是害怕的。我身边没有带嗅盐呢！再过一会儿你就要晕倒了。"她无可奈何地顿了顿脚，因为她想不出还能采取什么举动--接着便一声不响端起灯来，动身上楼去。他紧紧地跟在她后面，她还听得见他在一路暗笑。这笑声促使她坚强起来。她走进韦德的育儿室，发现他抓住百里茜的胳臂坐在那里，衣服还没有穿好，正在悄悄地打嗝儿。百里茜抽噎着。韦德床上那个羽绒褥套是小的，她叫百里茜把它搬下楼放到车上去。百里茜放下韦德，照她的吩咐去做了。韦德跟着她下楼，由于对眼前的事情感兴趣便不再打嗝儿了。“来吧，"思嘉说着，向媚兰的门口走去，瑞德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帽子。

媚兰静静地躺在那里，被单一直盖到下巴底下。她的脸色惨白得可怕，但那两只深陷的带黑圈的眼睛却是安祥的。她瞧见瑞德来到她的卧室时并不显得惊讶，倒好像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试着微微地笑了笑，可是这笑容还没来到嘴角就消失了。“我们要回家了，到塔拉去，"思嘉连忙向她说明。"北方佬很快就会来。瑞德准备带我们走。这是唯一的办法，媚兰。”媚兰无力地点点头，又向婴儿做了个手势。思嘉抱起那小娃娃，用条厚毛巾迅速把他包好。这时瑞德来到床边。

“我会当心不让你难受的，"他悄悄地说，一面将被单卷起来裹着她的身子。”请试试能不能抱住我的头颈。"媚兰试了试，但两只胳臂无力地垂下来了。他弯着腰，将一只手臂伸过去托起她的肩膀，另一只抱住她的两个膝弯，轻轻地把她托起来。她没有喊叫，但思嘉看见她咬紧嘴唇，脸色也更加惨白了。思嘉高举起灯盏照着瑞德向门口走去。这时媚兰朝墙壁做了无力的手势。“要什么？”瑞德轻轻问道。“请你，"媚兰像耳语似地，一面试着用手指指，"查尔斯。"瑞德低头看着她，好像觉得她神志不清了，但思嘉明白了她的意思，有点不高兴了。她知道媚兰要的是查尔斯的照片，它挂在墙上他的军刀和手枪下面。

“请你，"媚兰又耳语说，"那军刀。”“唔，好的，"思嘉说。她照着瑞德小心地走下楼梯以后，又回去把那军刀和手枪连同皮带都取下。要是拿着这些东西还要抱着婴儿，同时又端着灯盏，那样子会很狼狈。那媚兰，她一点不为自己濒临死亡和后面紧跟着的北方而着急，却一心挂念着查尔斯的遗物。她取下相平时偶尔瞧了一眼查尔斯的面容。他那双褐色大眼睛跟她的眼光碰上了，这时她好奇地将照片端详了一会。这个男人曾经是她的丈夫，曾经跟她并头睡过几个晚上，让她生了个也像他那样有一对温柔的褐色眼睛的孩子。可是她几乎不记得他了。

婴儿在她怀里挥动小小的拳头，像只小猫似的轻轻地叫着，她低头看着他。她这才初次意识到这是艾希礼的孩子，并且突然用她身上剩余的全部力量期望他是她的婴儿，她和艾希礼的百里茜连蹦带跳跑上楼来，思嘉把孩子递给她。她们赶快下楼，一路上灯光向墙壁投下摇曳不定的影子。到了过厅里，思嘉看见一顶帽子，便急忙戴上，在下巴底下系好带子。这是媚兰的黑色丧帽，对思嘉的头也不合适，可是思嘉记不起自己的帽子放在哪儿了。她走出门外，一路擎着灯，下了屋前的台阶，同时设法不让那把军刀碰腿。媚兰直挺挺地躺在马车的后座上，她旁边是韦德和毛巾裹着的婴儿。百里茜爬进来把婴儿抱在怀里。

车子很小，四周的挡板又很低。车轮向里歪着，似乎一转就会掉的，思嘉朝那骑马匹了一眼，顿时心就沉了。那匹马又小又瘦，没精打采地站在那里，把个脑袋几乎垂到前胯里去了。马背上伤痕累累，连呼吸也显得病恹恹的。“这可不是什么好马，是不是？"瑞德咧嘴笑笑。"就像会死在车辕里似的。不过，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匹了。有一天我要详详细细告诉你，我是从哪里和怎样把它偷来的，以及我怎样把它偷来的，以及我怎样差一点吃枪子儿了。不为别的，单单出于对你的忠诚，我才在我事业上这个要紧的阶段当上了盗马贼--偷到了这样一匹宝贝马。好，让我扶你上车。"他从她手里接过灯来，放在地上。马车前座仅仅是横跨在两旁档板上的一条窄木板。瑞德将思嘉的身子一把抱起来，放到那块木板上。思嘉暗想，做一个像瑞德这样强壮的男人多好埃她把宽大的裙子塞大腿底下，端端正正坐好。如今有了瑞德在身边，她什么也不害怕，那爆炸声，无论那火光，乃至北方佬，都不怕了。

他爬上车来，坐在思嘉旁边的座位上，然后提起缰绳。“啊，等等！"她惊叫。"我忘记锁前面的大门了！"他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一面抖动缰绳击打着马背。“你笑什么？”“笑你呀--你要把北方佬锁在大门外呢！"他说着，马已经慢悠悠地、很不情愿地向前走动了。那盏放在人行道上的灯继续照着，它散布的那个淡黄色的光圈愈来愈小，他们已去远了。

瑞德赶着那匹慢腾腾的马从桃树街向西拐，马车摇摇晃晃地走上一条满是车辙的小道，猛地一颠把媚兰闷住的一声呻吟打断了。他们头上是交错遮盖的黑糊糊的树枝，两旁是在黑暗中影影绰绰呈现的寂静的房屋，以及像一排墓碑般隐隐发光的白篱笆木桩。这条路又狭又阴暗，像条遂道似的，不过从枝叶茂密的顶篷上隐隐透进来一点点红得可怕的天光，映照得一个接一个的黑影像幽灵似的一路冉冉而过。烟火味愈来愈浓，炽热的微风从市中心带来一片混乱的喧嚣、哭叫和重型军车滞缓的隆隆声响和部队行进时坚定的脚步声。瑞德抖着缰绳让马拐入另一条车道，这时又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一团团大如流星烟火般的火焰和黑烟从西边猛地腾起。

“那一定是最后一列军火车了，"瑞德平静地说。"他们为什么没在今天早晨运出去啊，这些笨蛋！那时还有的是时间嘛。现在可苦了我们了。我本来想走过市中心，我们就可以避开大火和迪凯特街上那些暴民，平平安安到达西南市区。可如我们必须在什么地方横过马里塔大街才行，而爆炸就发生在马里塔大街附近，除非我估计错了。”“我们--我们非得通过大火区吗？”思嘉战战兢兢地问。“还来得及避免，要是我们赶快跑，"瑞德说着，便突然从车上跑下去，消失在一座黑暗的庭院里了。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小小的树枝，用它狠狠地向伤痕累累的马背上抽打。那畜生只得蹒跚地小跑起来，气喘吁吁，跑得十分吃力，马车也一路摇晃着，颠簸着，车里的人像爆玉米花似的来回晃荡。这时婴儿在啼哭，百里茜和韦德也因为在马车挡板上碰得鼻脸肿而号啕大哭，可是媚兰却一声不响。

他们驶近马里塔大街时，两旁的树木稀疏，高高的火焰在建筑物上呼啸而起，把街道和房屋卷入亮如白昼的熊熊火光中，投掷着一个个巨大的像沉船上的破帆在大风中疯狂旋转的暗影。

思嘉的牙齿在格格地打战，但是她害怕得要命，连自己也不觉得了。她在发冷，浑身哆嗦，连那几乎烧到脸上的大火也不起任何作用了。这简直是地狱，她已经陷在里面，要是她还能支配自己颤抖的膝盖，她就会跑下车尖叫着从刚才来的那条黑路上奔回去，回到皮蒂姑妈的房子里去躲起来了。她畏缩地向瑞德靠得更紧，用发抖的双手抓住他的胳臂，仰望着他，希望他能说点什么，给她一点信心，给她一点安慰。他那黝黑的侧影被邪恶的红光映照得十分鲜明，就像古钱上铸造的一个头像似的，那样美丽、残忍而带有颓废色彩。他在她的触摸下回过头来，眼里闪着烈火般吓人的光辉。在思嘉看来，他显得又快活又轻蔑，仿佛对当前的局面感到极大的乐趣似的，仿佛他十分喜欢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人间地狱。

“这儿，"他伸手摸摸皮带上的一支长筒手枪。“如果有人，无论黑人白人，只要他走到你那边想抓这骑马，你就开枪把他毙了，以后再讲道理。不过，请千万不要一时激动把这匹宝贝马给打死了。”“我--我也有一支手枪，"她小声说，一面抓住裙兜里的那件武器，但几乎完全相信，一旦死神来到面前，她是会吓得不敢扣扳机的。“你真有？哪儿来的？”“是查尔斯的。”

“查尔斯？”

“是的，查尔斯--我的丈夫。”“你难道真的有过丈夫吗，亲爱的？"他低声说，同时轻轻地笑着。他要是赶快一点就好了！他要是认真一点就好了！“那你说我怎么会有了孩子呢？"她恶狠狠地嚷道。“唔，还有别的办法嘛，不一定要丈夫。”“闭住你这张嘴，快点儿跑好不好？”但是他突然勒住缰绳，因为已快到马里塔大街，马车在一家还没烧到的仓库旁边停住了。

“赶快啊！"这是她心里唯一的一句话，赶快啊！赶快啊！“有大兵呢，"他说。在两旁燃烧的建筑物当中，一队士兵迈着行军的步伐沿马里塔大街走来，他们显得很疲乏，低着头，步枪随便背在身上，看来已无力快跑，连左右两边不时倒塌的梁柱和周围滚滚的浓烟也不在乎了。他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已很难辩认出军官和士兵来，只不过偶尔看到有的破军帽上还别着饰有花环的"联盟军"标志。许多人赤着脚，有的头上或胳臂上缠着肮脏的绷带。他们陆续走过，谁也不向两旁看一眼，而且一路上都默默无言，就像一队幽灵，要不是那坚定的脚步声。

“仔细瞧瞧他们吧，"瑞德用嘲弄的口吻说，"这样你将来就能告诉你的孙子们，你见过这光荣事业的后卫军撤退时的情景。"她顿时恨其他来，对他的恨暂时超过了恐惧，她甚至觉得恐惧已是次要的和渺小的了。她明白她自己和马车后座里的几个人的安全都要依靠他，而且只能依靠他。可是她恨他对待那些褴褛队伍的嘲笑态度。她想起已故的查尔斯和可能已不在人世的艾希礼，以及所有的那些正在浅浅的坟里腐烂的快活英俊的青年，并且忘记了她自己也曾经把他们当作傻瓜。她说不出话来，但她恶狠狠地盯着他时，眼睛里燃烧着憎恨和厌恶。最后一名士兵走过来了，那是个后排的小个儿，他的枪托一路在地上拖着，他摇摇晃晃，停下来凝望着前面的伙伴；他那张肮脏的脸像个梦游人的。由于疲倦而显得毫无表情，他像思嘉一样矮小，矮得几乎跟他的枪一般高，而他那肮脏的脸上还一点没有胡须呢。看来至多１６岁，思嘉胡乱地想，一定是从乡团来的，说不定还是个逃跑的小学生。

她望着望着，那孩子的两个膝头便慢慢打弯，最后倒在尘土中了。后排有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走回来，回到孩子身边，其中一人是个黑胡子老长的瘦高个儿，他把手中的枪连同孩子提起来扛到肩上，那轻而易举的姿态就像是专干这一行的老手。他跟在撤退的队伍后面缓缓地走着，两只肩膀因横扛着那个孩子而稍稍下垂，可那孩子虽然虚弱，却像一个被年纪大的人惹得生气的顽童尖叫起来：“你这该死的家伙！放下我，放下我！我能走！"那个长胡子毫不理睬，扛着他继续往前走，很快便在大路拐弯处消失了。瑞德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前面那支队伍，手里的缰绳也放松了。黝黑的脸上流露出好奇的神情。这时，随着的旁边房梁倒塌的响声，思嘉看见一股火苗在他们身边那个仓库的屋顶上升起。接着，像大大小小的旗帜般的火焰兴高采烈地蹿上天空。浓烟刺痛了她的鼻孔，韦德和百里茜已开始咳嗽起来，连那小小的婴儿也在轻轻地打喷嚏。

“啊，我的上帝，瑞德！你发疯了？赶快走呀，赶快走呀！"瑞德没有搭腔，只是拿那根树枝在马背上狠狠地抽了一下，让那畜生吓得跳起来往前一蹿，随即用尽可能高的速度载着他们摇摇晃晃地横过了马里塔大街。他们前面是一条火的隧道，两旁的建筑物在熊熊燃烧--这就是那条通往铁路的窄窄的短街。他们闯进了这条隧\_道。一片比十几个太阳还要亮的火光使他们头晕目眩，皮肤痛难忍，同时那呼啸声、爆炸声和倒塌也震得他们一阵耳鸣心悸，惶恐不安。他们觉得在这火的激流中熬得没完没了似的，然后才突然又进入半明半暗的夜色里。他们匆匆驶离大街，越过铁路，一路上瑞德始终在挥着鞭子，他的面容是镇定而冷静，仿佛忘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他那宽阔的肩背向前躬着，下巴翘起来，似乎在想什么不愉快的心事。炽热的火光使他满头满脸汗水流个不停，但是他从没擦过。

他们驶进一条又一条的小巷，然后又拐弯抹角地穿过一条条狭窄的街道，直到思嘉已完全看不出方向，那呼啸的大火也在他们背后渐渐消失了。可瑞德依旧有规律地挥着鞭子。仍旧一言不发。天空的红光此刻在渐渐消隐，道路已变得又黑又吓人，思嘉很希望他能说说话，无论说什么，哪怕是嘲讽的、带侮辱性的，伤人自尊心的也好。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无论他说不说话，她都要感谢上帝，因为他在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有个男人在她身边，让她紧紧地靠着，感觉到他结实牢靠的臂膀，知道他在挡住那不可名状的恐怖使之不来伤害她，哪怕他仅仅坐在这里凝望，也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唔，瑞德，"她抓住他的胳臂小声说，"要是没有你，我们会怎么样？我真高兴你没有到军队里去啊！"

他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可吓得她连忙松开他的胳臂往后退缩。他眼睛里已没有嘲弄的神色，他的目光是赤裸裸的，充满了愤怒和惶惑之情。他咬了咬上嘴唇，随即回过头去。他们颠簸着行驶了好一会，除了有时婴儿哭叫和百里茜在声唏嘘之外，一路上都默无声息。思嘉对百里茜的唏嘘实在已忍无可忍，便狠狠地掐了她一把，她着实尖叫了两声才吓得不再作声了。最后瑞德赶着马向右转了两回，不久便来到一条较宽广平坦的大路上。这时房屋的阴影已离得愈来愈远，而连绵不绝的树林却如墙壁般在两旁隐约出现了。“我们现在已经出城，走上去拉甫雷迪的大路了，"瑞德简单地说，一面把缰绳收紧。

“别再停了！快，”“让这牲口喘口气吧，"瑞德回过头来对她说，接着又慢吞吞地问：“你仍然决定要干这种发疯的事吗？思嘉。”“什么事？”“你还想冒险到塔拉去吗？那是自杀行为。史蒂夫.李的骑兵和北方佬的军队正在你前面阻挡着呢。"啊，我的上帝！在她经历了这可怕一天的种种艰险之后，居然他还想拒绝她的要求，不送她回家去。“啊，是的，是的！瑞德，求求你了，让我们快点走吧。马并不累呢。”“稍等一等。你们不能走这条大路到琼斯博罗去。你们不能沿铁路走。他们成天在南面拉甫雷迪一带激战呢。你知道还有旁的路好走吗？马车路或小路，无需经过拉甫雷迪或琼斯博罗。”

“唔，有的，"思嘉像得救般地喊道。"只要我们能够到达拉甫雷迪附近。我知道有条马车路可以走开琼斯博罗大道若干英里过去的。我和爸常常走那里。它是从麦金托什直接过来的，那儿离塔拉只一英里。”“那好，也许你们可以平安通过拉甫雷迪了。史蒂夫.李将军整个下午都在那里掩护撤退，北方佬可能还没有到。也许你们能通过，如果史蒂夫.李将军的部队不把你们的马抢走的话。”“我--我能通过？”

“是的，你，"他的口气很干脆。“可是，瑞德--你--难道你不送我们了？”“不。我要在这里跟你们分手了。"她惊惶失措地看看周围，看看身后那灰色的天空，看看左右两旁阴暗茂密得如监狱高墙的树木，看看马车后座上吓呆了的人影--最后才回过头来凝望着他。难道疯了？难道她听不明白？他这时咧嘴笑了。她在朦胧中看得见他那雪白的牙齿和隐藏在他眼光背后的嘲弄意味。

“跟我们分手？你--你到哪儿去呀？”“我嘛，亲爱的，我到军队里去。”她好像放心而又厌烦地叹了一声。他干吗偏偏在这个时候开玩笑呀？哼，没听他说过，瑞德到军队里去！那些被战鼓声和讲演家的大话所诱惑而断送了性命的人都是傻瓜--牺牲自己来让聪明人赚钱的傻瓜吗？“啊，你把我吓成这样，我恨不得把你掐死呢！咱们快走吧。”“亲爱的，我可不是开玩笑。思嘉，这叫我太伤心了。你居然不理解我勇于牺牲的精神，你的爱国心，你对于我们的光荣事业的忠诚，都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是你叫我光荣凯旋或马革裹尸而归的最好时机了。你快说呀，因为我没有时间在赴前线参加战斗之前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了。"

他那慢吞吞的声调，在她听来是带讽刺的。他是在讥笑她，甚至她觉得也是在讥笑他自己。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呀？什么爱国心，马革裹尸，激昂慷慨的说？他所说的不见得真正是那个意思吧。在这条黑咕隆咚的路上，她身边带着一个濒死的女人、一个新生的婴儿、一个愚蠢的黑人小妻子和一个吓坏的孩子，这时候，他居然如此轻松地提出要离开她，让她独自带他们从这广阔的战尝散兵游勇、北方佬和炮火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样的风险中穿过去，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曾经有一次，她六岁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脸朝下直挺挺地跌在地上。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恢复呼吸以前那片刻之间难受的感觉。现在她瞧着瑞德，内心的感受也完全像当时那样：呼吸停止，不省人事，恶心。“你是在说着玩的，瑞德！”

她拽住他的胳臂，眼泪簌簌地往他的手腕上滴下来。他把她的手举到唇边轻轻地亲了亲。“难道你不是这样吗，自私透了，亲爱的？只顾你自己的宝贵安全，便不管联盟的生死存亡了。试想，由于我在最后时刻出现，咱们的部队会受到多大的鼓舞啊！"他说着，声音中带有一种不怀好意的亲切感。“啊，瑞德，"她哭着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你干吗要丢开我呀？”“怎么，"他快活地笑道。"也许就因为我们所有南方人身上那种叛心理在作祟吧。也许--也许因为我觉得惭愧了。谁知道呢？”“惭愧？你迟早会惭愧死的。把我们丢在这里，无依无靠--”

“你并不是无依无靠呀。亲爱的思嘉！每一个像你这样自私自利而坚决的人是决不会无依无靠的。北方佬要是能抓到你，那才是上帝保佑他们呢。"她惊惶失地望着他，只见他突然跳下马来，走到她这边的马车旁边来。“你下来吧，"他吩咐她。

她瞪大眼睛瞧着他。他鲁莽地伸出双臂，把她拦腰抱出来扔在地上。接着他又紧紧拽住将她拖到了离马车好几步的地方。她感到鞋子里的尘土和碎石把她的脚硌痛了。寂静而炎热的黑夜像梦似的包围着她。“我不想要求你了解或宽耍我也毫不在乎你会不会这样，因为我是永远不会了解或宽恕我自己做这种傻事的。我深恨自己身上还残留着这么多不切实际的空想。可是我们美好的南方正需要每个男人去为它献身呢。难道我们勇敢的布朗州长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反正我要上前线去了。没关系。"他忽然大笑起来，笑得那么放肆，那么响亮，连黑暗的树林里都发出了回响。“'我要不是更爱荣誉，亲爱的，我不会这样爱你，'这话很恰当，不是吗？它无疑比我现在自己能想出的任何话都恰当。因为我就是爱你，思嘉,不管上个月的那天夜里我在走廊上说了些什么。"

他那慢悠悠的声音是温柔的，他的手，那双温柔而强有力的手，向上抚摩着她光着的臂膀。"我爱你，思嘉，因为我们两人那么相像，我们都是叛教者，亲爱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无赖。要是整个世界都归于毁灭，我们两人都会一点不在乎的，只要我们自己安全舒适就行了。"他在黑暗中继续说下去，她也听见了，可是压根儿没有听懂。他要把她丢在这里去单独面对那些北方佬呢，她心里正厌烦地试着接受这一冷酷的现实。她心里说：“他要丢开我了，他要丢开我了，"可是这并没有使她激动。后来他用双臂搂住她的肩膀和腰肢，她感到他大腿上坚实的肌肉紧贴在她身上，他外衣的钮扣几乎压进了她的胸脯。一股令人迷惘和惊恐的热潮流遍她的周身，把时间、地点和环境从她的意识中卷走了。她感觉自己像个布娃娃似的瘫软而温顺，娇弱而无所依靠，而他那搂抱的双臂又多么令人惬意啊！

“你对于我上个月说的那些话不想改变自己的看法吗？没有什么能像危险和死亡那样给人以更大的刺激了。来一点爱国精神吧，思嘉。试想，如果你用美好的记忆送一名士兵去牺牲，那会怎么样啊！"这时他的髭须扎着她的小嘴，他在吻她，他用迟钝而势热的嘴唇吻着，那么不慌不忙，仿佛眼前还有一整天时间似的。查尔斯从来没有这样吻过她。塔尔顿家和卡尔弗特家的几个小伙子的吻，也从来不像这样叫她热一阵冷一阵地浑身颤抖。他将她的身子压向后面仰靠着，他的嘴唇从她喉颈上往下移动，直到那个浮雕宝石锁着她胸衣的地方。“亲爱的，亲爱的，"他低声唤着。她从黑暗中朦胧中瞧见那辆马车，接着又听见韦德刺耳的尖叫声。“妈，韦德害怕！”

冷静的理智猛地回到她恍惚的心里，她想起自己一时忘记了的事情--她自己也吓住了，因为瑞德要抛弃她，抛弃她，这该死的流氓！尤其可恶的是，他居然如此大胆，站在大路上提出无耻的要求来侮辱她。愤怒和憎恨在她心头涌起，使她的脊梁挺起来，她用力一扭从他怀抱里挣脱出来。“啊，你这流氓！"她喊着，一面心急如火，想找出更恶毒的话来骂他，找出她听见杰拉尔德骂林肯先生和麦金托什人以及倔犟骡子的那些话来骂他，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你这下流坯，卑鄙肮脏的臭东西！"同时由于想不出更带侮辱性的手段，她把手抽回来，使出浑身的力气在他嘴巴上打了一巴掌。他向后倒退一步，忙用手抚摸自己的面孔。“哎，"他平静地哼了一声，然后两人面对面地在黑暗中呆立着。她听得见他粗重的呼吸声，仿佛跑得急了似的她自己也在吁吁喘气。

“他们说对了！你不是个上等人！大家都是对的！”“我亲爱的姑娘，"他说，”这么不合适埃"她知道他又在笑了，这刺痛了她。“走吧！现在就走！我要你赶快走。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了。我希望一发炮弹正好落到你身上。我希望炮弹把你炸个粉碎。我--”“不用说下去了。我已经大致懂得你的意思。等到我作为牺牲品摆在国家的祭坛上时，我希望你的良心会使你感到内疚。"

她听见他笑着走开了，便回到马车旁边来。她看见他站在那里，听见他正在说话，而且声音变了，变得那么谦和、恭谨，就像他每次跟媚兰谈话时一样。“威尔克斯太太吗？”百里茜用惊恐的声音从马车里回答。“我的上帝，原来是巴特勒船长呢！媚兰小姐早在那头就晕过去了。”“她还没死吧？还在出气吗？”

“是的，先生，她还有气。”“那么，她像现在这样也许还好些。要是她清醒着，我倒担心她经受不了这许多痛苦呢。百里茜。好好照顾她吧，这张钞票给你。可千万不要变得愈来愈傻呀！”“是的，先生。谢谢先生。”“再见，思嘉。"思嘉知道他已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可是她不吭声。她恨透他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的两只脚磨着路上的鹅卵石，有一会儿她还看见他那宽大的肩膀在黑暗中隐隐显现。然后他就走了。她还听得到他的脚步声，但不久便渐渐消失了。她慢慢回到马车旁，两个膝头在不停地打战。

他怎么会走了呢，怎么会走进黑暗，走入战争，走向一桩业已失败的事业，走进一个疯狂的世界去呢？他怎么会走啊，瑞德，这个沉湎于女人美酒，追求时髦服饰，讲究吃喝享乐，而又厌恶南方和嘲骂参军打仗的人，怎么会走呀？如今他那双光亮的马靴踏上了苦难的道路，那儿充满了饥饿、疲惫、行军、苦战、创伤、悲痛等等，像无数狂叫的恶狼在等着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呢。他是没有必要去的。他安全，富裕，舒适。然而他去了，把她孤零零地抛弃在这漆黑的夜里，前面有北方佬挡着不让她回家去！如今她想了所有她要用来咒骂他的恶言恶语，可是已经晚了。她把头靠在马的弯脖子上，放声痛哭起来。

第二十四章

一清早，从头顶的树枝中间透过的灿烂阳光把思嘉晒醒了。因为睡觉的地方过于狭窄，她蜷缩得浑身发僵，一时间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了。太阳照得她睁不开眼，她身下的那块硬木板硌着背，很不好受，两条腿上还压着个什么东西，觉得动弹不了。她勉强抬起上半身，发现原来是韦德睡在那里，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媚兰的两只脚几乎伸到她鼻尖上了，百里茜则睡在车座底下，像只猫似的蜷伏着，婴儿夹在她和韦德中间。

后来她才记起了一切。她翻身端坐起来，急忙环顾周围。还不见有北方佬呢！感谢上帝，他们这个藏身之处昨晚竟不曾被人发现。现在所有的经历都回到记忆中来了，瑞德的脚步声消失后那段恶梦般的旅程，那漫漫长夜，他们颠簸着驶过的那条满是车辙和鹅卵石的黑暗道路，道路两旁马车不时滑下去的那些深沟，她和百里茜把马车推出深沟时那股疯狂的蛮劲儿，等等。她不寒而栗地记起，自己曾屡次把那匹倔犟的马赶进了田里和林中，因为她听见士兵们走近了，也不知是敌是友，生怕他们把马车抢走；生怕一声咳嗽、一个喷嚏，或者韦德的一个嗝儿，会暴露自己，把他们引过来。

啊，那条黑暗的路啊，人们像幽灵似的悄无声息地走过，只有柔软泥土上的沉闷的脚步声，隐约的缰辔嘁喳声和皮革制品紧压的嘎嘎声！啊，多可怕的时刻呀！当他们的病马赖着不走，而骑兵和炮车正在黑暗中隆隆经过，在他们平息静坐的地方经过，离得那么近，她几乎能伸手摸到他们，能闻到士兵身上的臭味儿！最后，他们终于到了拉甫雷迪附近，看见远处有几堆营火还在闪闪发光，原来那是史蒂夫.李将军的最末一支后卫队在等候命令撤回。她兜了个一英里的弯儿走过一片耕地，直到背后那些营火看不见了为止。可是按着她就在黑暗中迷路了，怎么也找不着她本来很熟悉的那条马车道，便着急得哭泣起来。后来总算找到了，可那骑马却跪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管她和百里茜怎样拉呀拽呀，仍然拒不站起。这样，她只得把马卸下，浑身疲乏地爬进车的后部，伸着两条酸疼的腿躺了下来。她仿佛记得在朦胧入睡之前听见过媚兰的声音，那么微弱，好像很抱歉似地在那里恳求：“思嘉，请你给我一点点水，好吗？”

她当时说过：“没有水了，”可是话音没落她就睡着了。现在已是早晨，世界显得清静而肃穆，周围是一片碧绿，洒着金黄灿烂的阳光。哪里也见不到了一个士兵。她觉得又饿又渴，浑身酸疼紧张，并且满心狐疑：她思嘉.奥哈拉，生来只能在亚麻布床单和羽绒床垫上才睡得安稳的，不知怎么居然像个大田劳工那样在硬木板上睡着了呢。她在阳光下眨着眼睛，偶尔瞧见了媚兰，顿时吓得喘息起来。媚兰躺在那里，脸色惨白，寂无声息，思嘉觉得她准是死了。她看起来像个死人，像个死了的老妇人，一张受尽折磨的脸，上面披散着几绺蓬乱纠结的黑发。接着，思嘉发现她那微弱的隐隐起伏的呼吸，知道媚兰昨晚竟活了过来，这才放心了。

她们显然是在什么人家前院里的树底下度过了一夜，思嘉用手遮着眼睛向周围看了看。因为她面前是一条砂石铺的车道蜿蜒着，一直伸进一条林荫道中。“怎么，这是马罗里村呀！"她想，高兴得一阵心跳，因为可以找到朋友和帮手了。可是农场上笼罩着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灌木和草地上的草由于马蹄、车轮和行人肆意地来回践踏碾压，已被蹂躏得乱七八糟，连沙土都给搅起来了。她向房子望去，但没有看到她所熟悉的那幢古老的装有白色护墙板的住宅，只有一长列长方形的焦黑的花岗石基石和两个高高伸入树林枯叶中的薰黑了的烟囱。

她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深深吸了口气。她会不会发现塔拉也是这副模样，只剩下一片废墟，像死一般岑寂呢？“我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她急急忙忙告诉自己。"我现在不能让自己去想，一旦想起来，又要被吓住了。"不过，也由不得她自己，她的那颗心已加速跳动，一声声像轰雷似的：“回家去！赶快！回家去！赶快！"她们必须立即动身回家去。但是她们还得首先找些吃的和喝的，尤其是水。她把百里茜踢醒。百里茜转动着两只眼睛向四下里看了看。“天晓得，思嘉小姐，俺还以为除非进天堂就再也不会醒来了！”“你已经离那儿很远了，"思嘉说，一面拭着把自己的一头乱发向后掠掠。她的脸是湿的，身上也满是汗水。她觉得自己又脏又乱，粘粘糊糊，差不多要发臭了。她的衣服因为穿在身上睡觉，乱成一团。已经变得皱巴巴的，她这辈子还从没感到这样浑身疲倦和酸痛过、浑身的肌肉仿佛已不再是她自己的，昨晚的过度劳累还在折磨她，动弹一下就针刺般的剧痛。

她低下头看看媚兰，发现她的黑眼睛已经睁开。这双眼睛显然不对头，火亮火亮的，下面各有一道弯曲的黑影。她张着干裂的嘴唇小声央求说：“水。”“快起来，百里茜，"思嘉命令说，"我们到井边去打点水来。”“可是，思嘉小姐，那里一定有鬼。说不定有人死在那里呢。”“你要是不快下车，我就打死你！"思嘉威胁着说，一面跛着脚从马车上爬下来，她实在没心思争辩了。这时她想起了那骑马。也许它已经在夜里死掉了！天知道，她给马卸车时，马就像快死了。她赶忙走到马车那边去，看见马躺在那里。如果马真死了，她要诅咒上帝，然后自己也死掉算了。《圣经》上就有人做过那样的事：诅咒上帝，然后死掉。她很能体会那人当时的心情。不过，马还活着--还在沉重地呼吸！它半闭着眼，但明明活着。好吧，只要给点喝，一定也会缓过来。

百里茜很不情愿从马车上爬下来，一路嘟囔，跟着思嘉胆怯地向那条林荫道走去。废墟后面是一排粉刷过的奴隶住房，仍静静地蹲在交抱的大树下，但已经空无人迹。在这些住房和薰黑的石基之间，她们找到了水井，水井的顶篷仍竖立在那里，挂着的吊桶深深地垂在井中。思嘉和百里茜一起动手，用力把绳子往上绞，等到那桶清凉的活水从暗深的井底吊到台上时，思嘉禁不住低下头去攀着桶咕嘟咕嘟畅饮起来，弄得浑身都是透湿了。她喝个没完，旁边的百里茜等急了：“够了，思嘉小姐，俺也渴着呢，"这才提醒她想起别人也要喝。“把绳子解开，把吊桶提到马车上去，让他们也喝一点。剩下的都给马喝。难道你不想想媚兰小姐该奶孩子了？他会饿坏的。”

“可是，思嘉小姐，媚兰没有奶--看来以后也不会有呢。”“你怎么知道？”“像她这样的人，俺见的多了。”“别再给我充什么内行了。昨天生孩子的事，你懂得的就够少的了。现在赶快走吧，我要想法子弄点吃的去。"思嘉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才在果园里拾到一些苹果。在这以前已有士兵到过那里，树上什么也没有了；她在地上捡到的那些也大半是烂了的。她把最好的几个装满裙兜，踏着柔润的土地走回来，一路上有些小石子钻进她的便鞋里。她昨天晚上怎么没想起换上一双硬些的鞋呢？她怎么没有带上些吃东西呢？她怎么没有把遮阳帽带来呢？她简直像个傻瓜！不过，那当然喽，她原以为瑞德会照顾她们的。

瑞德！她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因为连这名字都是臭的。她多么恨他！他的为人多么可鄙！可是她竟站在路上让他吻过--还几乎很高兴呢！昨晚她简直疯了。他这人多么卑劣呀！她回来后，把苹果分给大家，剩下的扔到车子后边。那骑马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可是它尽管饮了些水也不见有多大的起色。在阳光下看来，它显得比昨晚糟得多了。它那两个臀骨高高矗起，就像一头老母牛掉似的，两胁也瘦得像搓衣板；至于脊背，那就只是一大片斑斑点点的伤痕罢了。思嘉套车时也畏畏缩缩不敢碰它。当她把嚼口塞进马嘴里，才发现原来马根本没牙了。都老掉了啊！为什么，瑞德既然要偷马，却没有偷一匹好些的呢？她爬上赶车的座位，用山胡桃树枝往马背上轻轻抽了一下。马喘息一声向前挪动了，可是它走得很慢，她把马赶上大路时发现连她自己这样筋疲力竭的人也会比它跑得快呢。啊，要是没有媚兰、韦德、百里茜和那个婴儿拖累她，她会很快跑回家去！那好多啊！真的，她宁愿一步一步跑回去，一步一步愈来愈接近塔拉，接近母亲呀！

他们距离塔拉可能不过十五英里了，但是以这匹老马行走的速度，就还得花一整天，因为她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让它休息。一整天啊！她顺着红光闪烁的大路向前望去，只见路上尽是深陷的车辙，那是炮车和救护车碾过后留下来的。她还得过许多小时才能知道，究竟塔拉是不是安然无恙，母亲是不是还健在。还得过许多小时，她才能结束这九月骄阳下的旅程。思嘉回过头来看看媚兰，在阳光下她闭着疲惫的眼睛在那里。思嘉扯开帽带，把自己的帽子扔给百里茜。“把帽子盖到她脸上。这样，她的眼睛就不会给太阳晒坏了。"于是，烈日直射到她那毫无遮蔽的头上，她心想：“不用等到天黑，我就会变得像珠鸡蛋一样满脸雀斑了。"

有生以来她还从没有不戴帽子或披纱在太阳下待过，也从没有不戴手套用她那双胖乎乎的又白又嫩的小手拿过缰绳。可现在她却暴露在烈日下，赶着这辆由病马拉着的破车，浑身肮脏汗臭，肚子又饿。除了像蜗牛似的慢腾腾地爬过这片荒野之外，毫无它法。短短几个星期以前，她还是那么安全舒适！那时候她和每个人都以为亚特兰大万无一失，佐治亚决不会被敌人入侵--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然而，四个月前西北方面出现的那一小片乌云，居然很快酿成一场风暴，接着又成为呼啸的飓风，把她的整个世界都卷走了，把她本人也刮出那个庇护所，如今被抛在这鬼影憧憧的荒原上了。

塔拉会安然无恙吗？或者塔拉也已经随风飘逝，随着那场席卷佐治亚的的飓风烟消云散了吗？她拿树枝抽打着这匹早已乏极了的马，想逼它走快一点，这时歪歪倒倒的马车像个醉汉似的颠簸着他们左右摇晃，不得安宁。空气像死一般沉闷。在傍晚的太阳光下，每一片记得很清楚的田地和灌木林都是碧绿的，寂静的，那种不祥的宁静在思嘉心中引起了恐惧。那天他们经过的每一幢弹痕累累、空无人烟的房子，每一个像哨兵似的站在火后废墟上的干瘦的烟囱，都使她愈来愈害怕了。从头天夜里以来，他们还没遇见过一个活人或一只活的动物。不错，有的是死人、死马、和死骡子躺在路旁、浑身肿烂、叮满了苍蝇，可是活的什么也没有。没有远处牲口的叫声，没有鸟儿歌唱，也没有一丝风吹动树叶。只有这骑马匹惫地行进时呱哒呱哒的蹄声和媚兰的新生儿嘤嘤的啼哭，打破了周围的死寂。

乡村好像躺在某种可怖的魔法之下。或者更坏些，思嘉不寒而栗地暗想，它像一位母亲的熟悉可爱的面孔，那么美丽，可是终于在经历了死亡的痛苦之后宁静下来了。她觉得那曾经很熟悉的林地里一定到处是鬼。在琼斯博罗战役中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呢。他们就在这阴森森的树林里，在傍晚斜阳透过静止的树叶胆怯地照着的地方，无论朋友和仇敌，都一样用沾满鲜血和红土的眼睛、用迟钝而可怕的目光、窥视着破马车里的她呢！“母亲！母亲！"她小声呼唤着。要是她能够克服这一切困难到达爱伦身边，那就好了！要是出于上帝的恩赐，塔拉还安然无恙，她能够赶着马车驶上那条漫长的林荫道一直奔到家里，看见母亲那张慈祥亲切的面孔，能够再一次抚摩到那双柔软、能干、会驱除恐怖的手，能够抓住爱伦的裙裾，并一头扎进它里面，那就好了！母亲会明白该怎么办的。她不会让媚兰和她的新生儿死掉。她会平静地说：“别响，别响，"把所有的幽灵和恐怖的东西都赶走的。可是母亲病了，也许快死了呢！思嘉用鞭子在马的臀部抽了一下。他们整天冒着酷热在这无究无尽的大路上爬行。他们得快点走啊！眼看就要天黑了，他们会孤零零地待在这死寂的荒原上。于是她用起泡的双手更紧地抓住缰绳，在马背上狠狠地抽打着，每抽一下她那酸痛的两臂都痛得像火燎似的。

她只要能回到塔拉和爱伦的温柔怀抱里就好了。那时她要立即卸下肩头上的负担，那远不是她那年轻的肩膀所能胜任的沉重负担--那个濒死的妇人，那个迅速衰弱的婴儿，她自己的饥饿的小男孩，以及那个吓坏了的黑人。他们全都在向她寻求力量，寻求引导，全都从她挺直的脊背上看到勇气，可这勇气是她并不具备的，这力量也早已使完了！那匹筋疲力竭的老马已经对鞭子和缰绳毫无反应了，它只不过拖着四条腿在蹒跚地行走，有时踢着了小石块就颠踬或摇晃一下，几乎跌倒。不过，到暮色降临时，他们终于进入了最后一段路程。他们拐过马车路上那个弯子，便驶上了宽敞的大道，这里离塔拉只有一英里了！那道山梅花篱笆的阴影在前面隐隐出来，这说明已来到麦金托什田产的边沿。再往前一点，思嘉在一条橡树林荫道前收紧了缰绳，这条林荫道通往老安格斯.麦金托什的住宅。那里是一片黑暗。住宅或棚屋里没有一点亮光。她在黑暗中眯细眼睛才隐约看到了前面的情景，这一切在她经过了可怕的一天之后越发显得熟悉了。她看见两个高高的烟囱像庞大的墓碑俯视着早已坍毁的二楼，几扇没有灯光的破窗户像瞎了的一动不动的眼睛嵌在墙壁上。

“喂！"她使出全身力气喊道。"喂！”百里茜紧紧抓住她不放，害怕极了，思嘉回过头来，看见她的两个眼珠子在骨碌碌乱转。“别喊了，思嘉小姐！别再喊了！求求你，"她低声说着，嗓子在颤抖。"谁知道会给你什么回答呀。”“我的上帝！"思嘉心里想，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寒噤。”我的上帝！她这话说得对呢。从那里是什么都可能引出来的！"她抖了抖缰绳，马又继续往前走了。麦金托什家住宅的情景使她最后残余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了。那房子已被烧毁，沦为一片废墟，杳无人迹，和她那天所经过的每个农庄一模一样。塔拉就在半英里之外，在这同一条大路的旁边，正好是军队经过的地方。塔拉一定也被毁掉了！她只能找到烧黑了的砖头和穿过断垣残壁朦胧闪烁的星光；爱伦和杰拉尔德都不见了，几个姑娘不见了，嬷嬷不见了，黑人们也不见了，天知道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那里只剩下一片死寂，笼罩着一切。

她干吗这么傻，这么违背常情，居然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拖着媚兰和她的孩子，跑回来了呢？他们还不如死在亚特兰大，何必冒着火一般的骄阳，坐在破马车里整日颠簸，跑到荒凉的塔拉废墟来送死呢？但是，艾希礼把媚兰留给她照顾了。"请照顾她吧。"啊，那美好而伤心的一天，当时，在永远离去之前，他曾和她吻别呢！"你会照顾她，是吗？请答应我！”结果她就答应了。她干吗要承担这样一项诺言，这样一项由于艾希礼死了而具有双重束缚力的诺言啊？此刻，她即使已疲惫极了，但仍然恨媚兰，恨那个婴儿的像小猫似的叫着打破沉寂的声音，那声音愈来愈微弱了。不过她已经答应了，而且他们已属于她，就像韦德和百里茜那样属于她，因此，只要她还剩下一点点力气，或者说还有一口气，她就得为他们奋斗，挣扎。她本来可以把他们留在亚特兰大，把媚兰塞给医院，再也不去管了。可是那样一来，无论今生来世，她都永远不敢去见艾希礼，不去告诉他她把他的女儿丢在陌生人中间，让他们死去了。啊，艾希礼！今天晚上，当她携带着他的女儿在阴森森的大路上奔波时，他还活着吗？他自己在哪里呢？他在罗克艾兰监狱里躺下时还会想起她吗？或者他出天花死去已经好几个月了，如今正和无数旁的联盟军官兵一起在什么地方的一个长长的坟坑里腐烂？

思嘉紧张的神经几乎一下绷裂了，因为她听见附近灌木丛中突然冒出的一个声音。百里茜大声尖叫着，猛地扑倒在马车的底板上，婴儿被压在下面。媚兰无力地挪了挪身子，双手在寻找婴儿，韦德则用手捂着眼睛浑身哆嗦，但吓得哭不出声来了。一会儿，他们旁边那丛灌木哗啦啦地分开，笨重的兽蹄出现了。接着是一声低沉而凄楚的哞叫，好像朝他们耳朵轰了一炮似的。“原来是头母牛，"思嘉松了口气，可她的声音还不平静。“别傻了，百里茜。看你把婴儿给压坏了，媚兰和韦德都吓得不行了！”“那是个鬼呢！"百里茜呻吟着说，同时脸朝下伏在车板上，扭动着身子不肯起来。思嘉只得转过身，举起那根作马鞭用的树枝在百里茜背上抽了一下。她实在太累太虚弱，而且担惊受怕得够了，因此容忍不了别人身上更多脆弱的表现。“你这笨蛋，坐起来，"她说，"省得我把鞭子抽断了。"

百里茜哭叫着抬起头来，从马车一边的挡板上朝外看了看，看见真是一头母牛，一头红白花的大母牛，站在那里用吃惊的大眼睛巴巴地瞧着他们。这时母牛又张开嘴，"哞--"地叫了一声，仿佛有什么苦处似的。“叫声听起来可不像一般的牛叫。这牛是受伤了吧。”“俺看这叫声像是奶袋发胀了，母牛急着要人给挤奶呢，"百里茜说，她这时已平静些了。"说不定是麦金托什先生家的，黑鬼们把牛赶进了树林，北方佬才没把牛抓了去。”“我们把它带走，"思嘉立即决定。"这样我们就有牛奶给婴儿吃了。”“咱们怎么带得走它呢，思嘉小姐？咱们可不能带头母牛走呀。母牛要是很久没挤奶了，就更不好办。那奶袋快胀破了。怪不得它这样叫唤呢。”

“那就把你的衬裙脱了，你既然这么在行，撕成布条，把它拴在马车后面。”“思嘉小姐，你知道俺好久没有裙子，后来有了一条，可俺不能白白拿来用在牛身上呀。俺也从没跟母牛打过交道。俺见了母牛都害怕呢。"思嘉撂下手里的缰绳，把自己的裙子提起来，底下那条镶花边的衬裙又漂亮又完整，那是她唯一的一条了。她解开腰带，把衬裙脱下来，双手使劲揉搓着那些柔软的褶子。这花边和亚麻布是瑞德用他通过封锁线的最后一艘走私船从纳索给她带来的，她花了整整一星期才做成这件衣裳。现在她断然抓住裙边狠狠地撕扯着，把它放到嘴里咬着，直到它终于绽裂，随即哗的一声撕开了。她一次又一次使劲咬呀，双手撕扯呀，结果衬裙变成了一堆布条摆在眼前。她把布条一条条连结起来，直累得起泡的手指流出血来，颤抖不已。

“把这布绳系在牛角上，"她吩咐百里茜。可是百里茜拒绝不干。“俺是怕牛的，思嘉小姐。俺不是那种干场院活的黑奴。俺从来没跟牛打过交道。俺只干家务活呢。”“你是个傻黑子。我爸干的最大一件错事就是把你给买来了，"思嘉慢吞吞地说，因为她实在太累，已经懒得生气了。“不过，只要我这胳臂还能动弹，我就拿这鞭子狠狠抽你。"瞧，思嘉心里想，我在这里说了"黑子"，可母亲很不喜欢这样说呢。百里茜惊恐地转动着两只眼珠，先瞧瞧女主人板着面孔，又看看那头正在哀叫的母牛。比较起来，思嘉还不是那么可怕的，因此百里茜抓住车上的挡板，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思嘉挪动着两条发僵的腿从座位上爬下来，每个动作都使肌肉胀痛一下，其实\_\_\_\_\_\_\_百里茜并不是这么唯一怕牛的人。思嘉也一直害怕牛，连最温驯的母牛她也觉得太凶了。不过，如今有那么多最可怕的事物摆在她面前，她就不能再屈服于那些小小的危险了。幸好这头母牛还是温和的。它在艰苦中到处寻找人类来帮助它，所以当她把那条用衬裙做的绳子系在牛角上时，牛也没有做出任何威胁的姿态。她把布绳的另一端系在马车背后，用她那几个手指头所有的劲儿拉了拉，觉得牢靠了才松了手。然后，她准备回到驾驶座上去，可是突然一阵难以抵御的疲惫感涌上心来，她头晕眼花，觉得天旋地转，只好双手抓住车厢板站住，才没有倒下。

媚兰睁开眼睛，看见思嘉站在她身旁，便低声说：“亲爱的--我们到家了吗？”家！思嘉一听家这个字眼便热泪盈眶了。家吗？媚兰还不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家了，他们正无依无靠地流落在一个狂暴而荒凉的世界上啊！“还没有呢？"她用发紧的嗓子尽量温和地回答说。"不过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很快就有牛奶给你和婴儿喝了。我刚才找到一头母牛。”“可怜的家伙，"媚兰低声说，一面无力地伸手去摸孩子，可是还没摸到手就瘫落了。要爬回到驾驶座上去，那是需要思嘉付出浑身的力气的，不过她终于做到了，而且拿起了缰绳。可这时那骑马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拒不动身。思嘉无情地用鞭子抽它。她希望上帝会饶恕她这样伤害一只已经累坏了的牲畜。那她只好深感遗憾了，如果上帝并不饶耍毕竟塔拉已经就在眼前，再走四分之一英里就可凭自己高兴倒在车辕下休息了。

马终于慢吞吞地挪动了四蹄，车轮吱吱嘎嘎地滚动，母牛跟在后面一步一声哀叫。这畜生充满痛苦的叫声使思嘉的神经像针刺般难受，因此她想停下来把牛放开。要是在塔拉已经空无人迹，那么这头母牛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呢？她不会给它挤奶，而且即使她会挤，那畜生也可能一碰它的乳房就踢你呢。不过，她既然有了这头牛，她就要养着它。如今在这世界上她很少有旁的东西了。他们终于到了一个斜坡脚下，这时思嘉感情激动，眼睛也模糊起来，因为越过这个斜坡就是塔拉了！可随即她的心又往下沉--这匹跛脚老马怎么爬得上去呀！以前总觉得这个山坡又小又平缓，算不了什么，她常常跨着她的快脚母马飞驰而上，毫不费力。没过多久，想不到，今天会显得这么陡峻了。无疑这老马破车，负载又重是怎么也上不去的。她疲惫地下了车，拉住马的缰辔。

“下来，将婴儿放在媚兰小姐身旁。百里茜，"她命令道，"带着韦德，抱着或是让他自己走都行。"韦德吓得又哭又嚷，也不知嚷些什么，思嘉只听几个字来：“黑--黑--韦德害怕！”“思嘉小姐，俺不能走。俺脚上起泡了，俺的鞋也坏了。韦德和俺并不太重呢--”“下来！省得我来拖你！赶快下来，到那时就把你丢在这儿，让你一个人在黑暗里。快！"百里茜一面悲叹，一面凝望着周围浓密的树影，生怕下车时会碰到那些树枝被挂住了。不过她还把是婴儿放到媚兰身旁，然后自己爬下车，再踮着脚尖把韦德抱出来。这孩子哭着，畏缩地紧偎着自己的保姆。

“叫他别哭了，我受不了！"思嘉说着，抓住马缰辔，拖着马一步步往前走。”要像小伙子，韦德，不要再哭了。要不，我就跑过来抽你。"上帝干吗要叫人生孩子呢？她胡乱地想着，一面在黑暗的路上拼命向前挣扎--他们一点用也没有，就会哭哭啼啼，讨厌极了，不经常拖累你，要你照管。这时韦德在百里茜身边，拽着她的手，抽着鼻子，自己啪哒啪哒地走着，但思嘉早已筋疲力竭，实在没有怜悯这个受惊孩子的心肠了。她只觉得厌倦--居然生下他来！她只觉得迷惑不解--怎么会跟查尔斯.汉密尔顿结婚的呢？

“思嘉小姐，"百里茜抓住女主人的胳臂小声说，"可别让咱们到塔拉去呀。他们不在那里。他们全都走了。说不定他们死了--俺妈和所有的人。"

实际上思嘉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大大激怒了她，她立即甩脱了百里茜抓住她的胳臂的那只手。“那么，把韦德的手给我吧。你可以就在这里坐下，别动了。”“不行，小姐，不行呀！”“那就闭住你的嘴！"可这马走得多慢啊！马嘴里冒出的白沫和淌下的涎水都滴落在她手上，她心头不觉响起她曾经跟瑞德一起唱过的那句歌词--但其余的记不起了：

只要再过几天，就能把这副重担御掉--“只要再走几步，"她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哼着，"只要再走几步，就能把这副重担卸掉。"后来，他们总算爬到了坡顶，塔拉的橡树在就在眼前，黑糊糊的一大片高耸在阴沉的天空下。思嘉赶紧朝前望去，看有没有什么灯光。可是哪儿也没有。“他们都走了！"她心里想，胸口像压着冰冷的铅块。"走了！"她掉转马头，驶上车道，这时头顶上交抱着橡树把他们隐蔽在一片漆黑中了，思嘉眯细眼睛仰望着这条黑暗的隧道，看见前面--啊，真的看见了？难道是她那疲倦的眼睛在跟她捣鬼？--啊，前面是塔拉农场的砖房，尽管模模糊糊看不十分清楚。家！家！那些可爱的白色墙壁，那些帘帷轻拂的窗户，那些宽敞的走廊--它们全都在她前面那一片朦胧之中吗？或者这黑暗好意地把一幅像麦金托什家住宅那样的惨象给遮住了？

林荫道似乎有好几英里长，而她使劲地拖着那骑马却挪动得愈来愈慢了。她瞪着眼睛在黑暗中搜索。屋顶似乎还很完整呢。这可能吗--这可能吗--？不！这不可能。战争是毫不留情的，即使对塔拉农场这座仿佛能保持五百年的房子。战争是不可能放过塔拉的。接着，朦胧的轮廓渐渐清晰了。她拉着马尽量走得更快些。那些白色墙壁真的从黑暗中露出来了。塔拉逃过来了！而且没有被烟火薰黑呢。家呀！她抛开缰辔，放开脚跑了这最后几步，随即一跃上前，想抓住那些墙紧紧抱在自己怀里。接着她看见一个人影，朦胧中看不清楚的人影，从前院走廊的黑暗中隐约出现，站在台阶顶上，还有人在家里啊！塔拉并不是荒无人烟呢。她正要喊，要欢呼，可是却咽在喉咙里了。房子黑沉沉的，毫无声响，而且那个人影也没有挪动或向她招呼。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塔拉完整无缺，可周围同样是笼罩着整个破碎乡村的那种可怖的寂静。这时那人影开始移动了，它僵硬地缓缓走下台阶。

“是爸？"她沙破地低声喊道，可几乎还在怀疑究竟是不是他。"是我--凯蒂.思嘉。我回来了！"杰拉尔德拖着他那条僵直的腿，向她走来，像个梦游人似的一言不发，他走近了，用惶惑的神态看着她，仿佛相信自己是在梦里。接着他伸出手来，搭在她的肩上。思嘉感到他的手在哆嗦，好像他刚做了一个恶梦，现在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女儿，"他好不容易才叫出声来。"女儿。"他随即沉默了。怎么--他成了个老人！思嘉心里想。

杰拉尔德的两肩耷拉着。他的面孔虽然看不十分清楚，可是她看得出脸上已没有那种活力，杰拉尔德的安静不下来的活力；那双注视着她的眼睛里也有着几乎像小韦德的眼睛那样吓呆了的神情。他已经变成了小老头儿，而且很衰弱了。如今，一种茫无根据的恐惧抓住了她，仿佛从黑暗中猝不及防地向她猛扑过来，她只得站在那里，瞪着眼睛朝他看着。所有的疑问像潮水般涌来，可是却在她嘴边被堵住了。从车里又传来微弱的啼哭声，杰拉尔德好像在竭力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那是媚兰和她的婴儿，"思嘉赶紧小声说，"她病得很厉害--我把她带回家来了。"杰拉尔德把他的手从她臂膀上放下来，挺了挺肩膀。他慢慢向马车走去，那姿态使人蓦然惊诧地记起过去欢迎客人的塔拉农场主，仿佛杰拉尔德是在模糊的记忆中说话似的。

“媚兰姑娘！”媚兰的声音咕囔着，含糊不清地。“媚兰姑娘，这就是你的家啦。'十二像树'村已经给烧了。你得跟我们住在一起了。"这时思嘉想起媚兰受了很久的折磨，觉得必须即刻行动了。她这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现在得把媚兰和她的孩子安置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还得着手去做那些能够替她做到的琐屑事情。“她不能走呢。得叫人把她抬出来。”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伴着一个黑影从前厅的门洞里钻出来，波克跑下台阶。“思嘉小姐！思嘉小姐！"他一路喊叫着。思嘉抓住他的两臂。波克，塔拉农庄的台柱子，就像那些砖墙和廊檐一样宝贵呀！她感觉到他的眼泪簌地落在她手上，他一面笨拙地拍着她，大声说：“你回来了！真高兴，真—-"百里茜也放声大哭，断断续续地咕囔着：“波克！波克，亲爱的！"还有小韦德，他被这些大人的伤感劲儿鼓起勇起来了，便抽着鼻子嚷道：“韦德渴啦！"思嘉把他们都抓在手里，听她使唤。

“媚兰小姐在车里，她的婴儿也在里面。波克，你得把她十分小心地抬上楼去，安排在后面客房里。百里茜，你把婴儿和韦德带进屋去，给韦德一点水喝。嬷嬷在不在，波克？告诉她，我请她来一下。"波克听了思嘉这种命令的口气，怎敢怠慢。于是他走到马车边，在马车后厢摸索着。他把媚兰从她躺了这么久的羽绒床垫上半抱半拖地搬出来，媚兰忍不住呻吟了几声。随即波克用强大的两臂把她抱起来，她像孩子似的将头搁在他肩上。百里茜一手抱着婴儿，一手牵着韦德，跟着他们登上宽阔的台阶，走进黑暗的穿堂去了。思嘉迫不及待地用几个流血的手指摸索父亲的手。

“她们都好些了吗，爸？”“两个女孩子好起来了。”接着是沉默，在这沉默中一个可怕得不能言语表达的想法形成了。思嘉不能，就是不能把它说出口来。她一次又吞咽着，吞咽着，可是突然口干得仿佛喉咙两壁都粘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对可怕的塔拉沉默之谜的解答呢？仿佛是回答她心中的那个问题，杰拉尔德终于开了口。“你母亲--"他刚要说下去又停顿了。“唔--母亲？”

“你母亲昨天故去了。”思嘉紧紧抱住父亲的胳臂，摸索着走过宽阔而黑暗的穿堂，那里虽然漆黑，却像她自己的心一样熟悉。她避开那些高靠背椅，那些空枪和那些带突出爪脚的旧餐具柜，觉得自己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向后面那间小小的办事房走去，那是爱伦经常坐着不停地记帐的地方。无疑，她一走进那个房间，便会发现母亲仍坐在写字台前，她又会抬起头来，手里握着笔杆，带着幽雅的香气和悉卒的裙圈起身迎接她这疲乏的女儿。爱伦不可能已经死了，即使爸这样说过，像只鹦鹉一遍又一遍说过它唯一会说的一句话：“她昨天故去了--她昨天故去了--她昨天故去了！"奇怪的是她现在居然毫无感受，除了一种像沉重的铁链般锁住她的四肢的疲惫和使她的两个膝头发抖的饥饿之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她过一会儿再去想母亲吧。她必须暂把母亲从心里放下，否则她就会像杰拉尔德那样愚蠢地摔倒，或者像韦德那样单调而令人厌倦地啼哭。

波克从宽阔黑暗的楼梯上走下来迎接他们，像只受冻的动物靠近火炉，他连忙凑到思嘉跟前。“灯呢？"她问。"为什么屋里这么黑，波克？拿蜡烛来。”“他们把所有的蜡烛都拿走了，思嘉小姐，只剩下一支，咱们用来在夜里找东西的，也快用完了。嬷嬷晚上看护卡琳小姐和苏伦小姐，是拿根破布条放在一碟子油里点着呢。”“把剩下的那点蜡烛拿来吧，"她命令他。"拿到母亲房里--那间办事房里去。波克连忙跑到饭厅去，思嘉却摸索着进了那间漆黑的小屋，在沙发上坐下。这时他父亲的胳臂仍然插她的臂弯里，显得那么无可奈何，那么可怜温顺，这种神态是只有幼童和很衰弱的老人才会有的。

“他老了，而且很疲乏了，"她又一次想起，并且暗暗思量她怎么就没能多关心他一点呢。波克高高地端着一支竖立在盘子里的燃了半截的蜡烛进来了，房间里顿时亮堂起来，也恢复了生机。他们坐着的那张凹陷的旧沙发，那张写字台，写字台前顶着天花板的高书架；这边是母亲那把单薄的雕花椅，那个放文件的方格架里面仍塞满了母亲手写的文件和册面；还有那块磨破了的地毯--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老样子，只有爱伦不在了，爱伦，连同她那柠檬马鞭草香囊的隐约香味和眼捎微翘的美妙顾盼，现在都不见了。思嘉感到内心隐隐作痛，好像被一个深深的伤口麻痹了的神经在拼命和重新发挥作用似的。现在她决不能让它复苏；她今后还有大半辈子要活，到时候叫它尽管去痛吧。可现在不行！求求你了，上帝，现在不行啊！思嘉注视着杰拉尔德青灰色的面孔，她生来头一次发现他没有刮脸，他那本来红润的脸上长满了银白的胡须。波克把蜡烛放到烛台上，便来到她身边。思嘉觉得，假如他是一只狗，他就会把嘴伸到她膝腿上来，恳求她用温存的手抚摩他的头了。

“波克，家里还有多少黑人？”“思嘉小姐，那些不中用的黑鬼都跑了，有的还跟着北方佬跑去--”“还剩下多少？”“还有俺和嬷嬷，思嘉小姐。嬷嬷整天伺候两位姑娘。还有迪尔茜，她如今陪伴姑娘们。就俺三个，思嘉小姐。”“就俺三个”，可以前有一百呢。思嘉费劲地仗着那僵疼的脖子把头抬起来。她明白她必须保持一种坚定的口气，令她吃惊的是，她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冷静自然，仿佛压根儿没发生过战争，她还能一挥手就叫来上十个家仆似的。\

“波克，我饿了。有什么吃的没有？”“没有，小姐，全都给他们拿走了。”“园子里呢？”“他们把马赶到里面去了。”“难道连种甘薯的那片地也去了？”

波克的厚嘴唇上浮现出一丝欣喜的微笑。“俺才没有忘记那山芋呢。思嘉小姐，俺想它们还在那里的。北方佬从没见过山芋，他们以为那不过是些什么根，所以--”“现在月亮快上来了。你出去给我们挖一点来烤烤。没有玉米了？没干豆了？鸡也没了？”“没了，没了，小姐。他们把在这里没吃完的鸡，都挂在马鞍上带走了。"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在干的那些事，还有个完吗？难道烧了杀了还不够？难道他们非得让女人孩子和无依无靠的黑人也饿死在他们蹂躏过的乡村里不行？

“思嘉小姐，俺弄到些苹果，今天俺还吃过呢。嬷嬷把它们埋在地底下。”“好，先把苹果拿来，然后再去挖山芋。还有，波克--我--我觉得头晕。酒窖里还有没有一点酒，哪怕黑莓酒也行。”“唔，思嘉小姐，酒害是他们最先去的地方呀！"一阵由饥饿、失眠、劳累和迎头打击所混合引起的恶心突然袭来，她迅速抓住椅子扶手上的雕花，定一定神。“不要酒了，"她茫然地说，一面记起过去地窖里那一长列一长列的酒气。一种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波克，爸埋在葡萄架下大橡木桶里的那些玉米威士忌酒怎么样了？"波克的黑脸上再次掠过一丝诡秘的笑影，这是愉快而敬重的微笑。“思嘉小姐，你真是他最好的孩子！我丝毫也没忘记那个大木桶。不过，思嘉小姐，那威士忌不怎么好。它埋在那里才一年左右的光景，而且太太们喝威士忌也没好处呀。"这些黑人多蠢啊！他们是什么也不去想的，除非你告诉他们，可北方佬还要把他们解放呢。“对于我这位太太和爸来说，那已经够好的了。快去，波克，把它挖出来，给我们斟上两杯，再加些薄荷和塘，我要调一种混合酒呢。"

他脸上流露出很不以为然的神色。“思嘉小姐，你知道在塔拉已经很久没有糖了。薄荷也全给他们的马吃掉了，玻璃杯也全给他们打碎了。"我实在受不了啦，只要他再说一声"他们"，我就会尖叫起来。她想。接着，她高声说：“好吧，快去拿威士忌，赶快！我们就净喝好了。"于是，他刚一转过身去，她又说：“等等，波克。该做的事情太多，我好像想不起来……唔，对了，我带回一骑马和一头母牛，那牛该挤奶了，急得很呢。你把马从车卸下来，饮一下马，然后告诉嬷嬷，叫她去照顾那头母牛。媚兰小姐的娃娃，要是没有点吃的，就会死了。还有--”“媚兰小姐难道--不能--"波克故意没有说下去。“媚兰小姐没有奶。"我的上帝，要是母亲在，听了这话又该吓坏了。“唔，思嘉小姐，让俺家迪尔茜喂媚兰小姐的孩子吧。俺家迪尔茜自己刚生了个孩子，她的奶够两个孩子吃还要多呢。"

“你又有了孩子也吗，波克？”

孩子，孩子，孩子！上帝怎么尽叫人生孩子呀！可是不，不是上帝叫生的。是蠢人自己生的。“太太，对了，是个又大又胖的黑小子呢。他--”“去告诉迪尔茜，叫她别管那两个姑娘了。我会照顾她们的。叫她去奶媚兰小姐的孩子，也尽量替媚兰小姐做些事情。叫嬷嬷去照管那头母牛，同时把那匹可怜的马关进马栏里。”“思嘉小姐，没有马栏了。他们拿它当柴烧了。”

“不许你再说'他们'怎样怎样了。叫迪尔茜去干这些事吧。你呢，波克，快去把威士忌挖出来，然后弄点山芋。”“不过，思嘉小姐，俺没有灯怎么去挖呀？”“你可以点根柴火嘛，不行吗？”“柴火也没了--他们--”“想点办法嘛……怎样都行，我不管。只要把那些东西挖出来，马上就挖。好，快去。"

波克听她的声音急了，便赶忙走出去，留下思嘉单独跟杰拉尔德坐在房里。她轻轻拍打着他的腿，这才注意到他那两条本来肌肉鼓鼓的大腿如今已萎缩成什么样子。她必须设法把他从目前的冷漠状态中拉回来--可是她不能问母亲。那得过些时候再说，等她经受得住了再说。“他们怎么没把塔拉烧了呢？”仿佛没听见似的，杰拉尔德瞪大眼睛看了她一会，于是她重问了一遍。“怎么--"他好像在记忆中搜索，"他们把这房子用作司令部了。”

“北方佬--在这幢房子里？"

她心里突然感觉到这些圣洁的墙壁被玷污了。这幢房子，由于爱伦在里面住过而变得神圣的房子和里面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就是那样呢，女儿，我们看见'十二像树'村冒烟了，在河对面，那时他们还没过来。不过霍妮小姐和英迪亚小姐，以及他们家的一些黑人，都逃到梅肯去了，所以我们并不替他们担心。可是我们不能到梅肯去。两个姑娘正病得厉害，还有你母亲，我们不能马上去。我们的黑人跑了--我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偷走了车辆和骡子。嬷嬷和迪尔茜还有波克--他们没有跑。两个姑娘，还有你母亲，我们不能挪动她们埃"是的，是的。"他决不应该谈起母亲。其他一切都可以，哪怕谈到谢尔曼将军本人把这间房子--母亲的办事房--用作了司令部，别的什么都可以谈。

“北方佬向琼斯博罗扑过来了，来截断铁路。他们成千上万地从河边扑向铁路，有炮兵也有骑兵，成千上万。我在前面走廊上碰到他们。”“啊，好一个英勇的小杰拉尔德！"思嘉心里想，她的心兴奋得鼓胀起来，杰拉尔德在塔拉农场的台阶上迎接敌人，仿佛是在他背后而不是在前面站着一支大军呢！“他们说我得走开，说他们马上要烧这幢房子。我就说他们烧房子时不妨把我埋在底下。我们不能走，两个姑娘，还有你母亲，都在--”“后来呢？"难道他非提到母亲不行？“我告诉他们，屋里有病人，是伤寒病，动一动就会死的。我说他们可以烧，把我们烧死在里面好了。反正我怎么也不离开--不离开塔拉农庄。

他的声音渐渐消逝，于是他茫然四顾，看着周围的墙壁，思嘉懂得他的意思了。在杰拉尔德背后站着许多爱尔兰祖先，他们都死守在一块小小田地上，宁愿战斗到最后一息也不离开家乡，不离开他们一辈子居注耕种、恋爱和生儿育女的家乡。“我说他们要烧房子，就把三个垂死的女人烧死在里面。但是我们不离开。那个年轻军官是--是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有教养的北方佬？怎么了，爸？”“一个有教养的人。他跨上马跑了，很快就带回来一位上尉，他看了看两个姑娘--还有你母亲。”“你让这个该死的北方佬进她们的房间了？”

“他有鸦片。可我们没有。他救活了你的两个妹妹。那时苏伦正在大出血。他很明理，也很和平。他报告说她们的确病了，结果便没有烧房子。他们搬了进来，有位将军，还有他的参谋部，都挤进来了。他们住满了所有的房间，除了病人住的那间以外。而那些士兵--"好像太累了，说不下去了似的，他又一次停顿下来。他那满是胡茬儿的下颔沉重而松驰地垂在胸前。接着他又吃力地继续说下去。“他们在房子周围搭起帐篷，在棉花田里，玉米地里，到处都是。牧场上一片的蓝色，尽是军人。晚上点起上千堆营火。他们把篱笆拆了拿来生火做饭，还有仓房、马厩和熏腊间，也是这样。他们把牛呀，猪呀，鸡呀，甚至我的那些火鸡，都给宰了。"火鸡是杰拉尔德的宝贝，可现在没了。"他们拿东西，连画也要，还有一些家具，瓷器--”

“银器呢？”“波克和嬷嬷在银器上做了点手脚--是放在井里吧--不过我现在记不得了。"杰拉尔德说这话时显得有点恼火。"后来他们就从这里--从塔拉--发起进攻了。人们有的骑马，有的走路都到处奔跑。周围一片嘈杂，不久大炮在琼斯博罗像轰雷一般打响了，连病中的姑娘们都听得见，她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爸，让他们别响了吧。'”“那么--那么母亲呢？她知道北方佬在屋里吗？”“她--始终什么也不明白。”“感谢上帝，"思嘉说。母亲总算免了。母亲始终不清楚，始终没听见楼下房间里敌人的动静，没听见琼斯博罗枪炮声，不知道她看作心头肉的这块土地已受到北方佬的蹂躏了。

“我很少看见他们，因为我跟姑娘们和你母亲一起待在楼上。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个年轻医生。他为人和平，思嘉，真和平呢。他整天忙着照料伤兵，可休息时总要上楼来看她们。他甚至还给留下些药品。等到他们临走时，他告诉我两位姑娘会渐渐好起来，可是你母亲--她太虚弱了，他说，恐怕最终是熬不过去的。他说她已经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完了……”接着是一阵沉默，这时思嘉想像着母亲在最后一段日子里必须表现情状。她作为塔拉农庄一报单薄的顶梁柱，始终在那里护理病人，做事，整夜不眠，整天不吃，力了让别的人吃得够，睡得好……“后来，他们开走了。后来，他们开走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开始摸索她的手。“我很高兴，你回来了，"他简单地说。

这时后院走廊上传来一阵刮擦的声音。那是可怜的波克，他四十年来养成了进屋之前先把鞋底擦干净的习惯，就像目前这种时候也没忘记。他小心地提着两个葫芦走进门来，可是一股浓烈的酒香已赶在他前面飘进来了。“我给洒掉了不少，思嘉小姐，要把酒倒进一个小小的葫芦口，可真不容易呢。”“这就很好了，波克，谢谢你。"她从波克手里接过湿淋淋的长柄葫芦勺，鼻孔立即被酒气刺激得皱起来。

“喝了这一勺，爸。"她将一勺威士忌酒塞到他手里，随即又从波克手里接过第二勺来。杰拉尔德像个听话的孩子，端起酒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她递来第二勺时他却摇摇头表示不要了。她把那勺酒收回来，送到自己唇边，这时她看见父亲在注视她，眼睛里隐约流露出不赞成的神色。“我知道没有小姐太太喝酒的，"她简单地说。"不过今天我不是小姐，而且晚上还有事要做呢。"她端着勺子深深闻了一下，便迅速喝起来。那热辣辣的酒像火烫一样通过喉咙直吞到肚子里，呛得她快流眼泪了。接着，她又一次闻了闻，把勺子端到了嘴边。“凯帝.思嘉，一勺就够了，"杰拉尔德这种命令的口吻，思嘉回来后还是头一次听到。"你并不懂得酒性，它是会使你醉的。”

“醉？"她古怪地笑了一声：“醉？我还希望它把我醉倒呢。我真想喝醉了，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她又喝了一勺，这时一股缓慢的暖流已进入她的血脉，渗透她的周身，连手指尖也有点激动了。这种温和的兴奋给人的感觉是多么幸福啊！它好像已穿透她那颗冰封的心，力量已回到她体内运行。她看见杰拉尔德的表情又惶惑又痛苦，便再次拍拍他的膝腿，努力装出他一向很喜欢的那副淘气笑容来。“它怎能让我醉着呢，爸？我是你的女儿。难道我没有继承克莱顿郡那个最冷静的头脑吗？”他那张憔悴的脸上几乎浮出微笑来。威士忌酒也在他身上引起兴奋。她又把酒递回给他。“你再喝一点吧。然后我就扶你上楼去，让你上床睡觉。"

她赶紧住口，没有再说下去，因为这是她对韦德说话的口气呢。她不该这样跟父亲说话。这是不尊重的。不过他还在等她说下去。“是的，服侍你上床睡觉，"她小声补充说，"再给你喝一口--或者就把这一勺都喝了，然后扶你去睡。你需要睡了，让凯帝.思嘉留在这里，这样你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喝吧。”他又顺从地喝了一些，然后，她挽住他的胳臂，扶着他站起来。“波克……”波克一手提着葫芦，一手挽着杰拉尔德。思嘉端起闪亮的蜡烛，三个人慢慢步入黑暗的穿堂，爬上盘旋楼梯，向杰拉尔德的房间走去。

苏伦和卡琳的房间里晚上点着的唯一灯光，是在一碟子腊肉油里放根布条做的，因此充满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她俩躺在一张床上，有时辗转反侧，有时喁喁细语。思嘉头一次推开门进去，房间里因为所有的窗都关着，那股浓烈的怪味，混合着病房药物和油腥味儿，迎面起来，差一点叫她晕倒了。可能大夫们会说，一间病房最怕的是吹风，可是要叫她坐在这里，那就非有空气不可，否则会闷死的。她把三个窗子都打开，放进外面的橡树叶和泥土平息，不过这新鲜空气对于排除这间长期关闭的房子里的腐臭味并没有多大效果。

卡琳和苏伦同样的形容消瘦，面色苍白，她们时睡时醒，醒时便躺在那张高高的四柱床上，瞪着大眼低声闲聊。在过去光景较好的日子里，她们就一起在这张床上喁喁私语惯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摆着一张空床，一张法兰西帝国式的单人床，床头和床腿是螺旋形，那是爱伦从萨凡纳带来的。爱伦死前就睡在这里。思嘉坐在两个姑娘身旁，痴呆呆地瞧着她们。那空肚子喝的威士忌酒如今在跟她捣鬼了。有时候，她的两个妹妹好像离她很远，体积很小，她们断断续续的声音也像虫子在嗡嗡叫似的。可随即她们又显得很大，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她冲来。她疲倦了，彻骨地疲倦了。她可以躺下来，睡它个三天五天。她要是能躺下来睡觉，醒来时感到爱伦在轻轻摇着她的臂膀，说：“晚了，思嘉。你不能这样懒呀。"--那多好啊！可是，她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只要爱伦还在，或者她能找到一个比爱伦年纪大，比她更加聪明而又不知疲倦的女人，该多好啊！要是有个人可以让她把头钻进怀里，让她把自己身上的担子挪到她肩上，该多好啊！

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迪尔茜走进屋来，她怀抱着媚兰的婴儿，手里提着酒葫芦。她在这烟雾沉沉、摇曳不定的灯光里显得比思嘉上次看见她时瘦了些，脸上的印第安人特征也更加明显：高高的颧骨越发突出，鹰钩鼻也显得更尖，棕红色的皮肤也更光亮了。她那件褪色的印花布衣裳敞到腰部，青铜色胸脯完全裸露在外面。媚兰的婴儿偎在她怀里，他把那张玫瑰花蕾般的小嘴贪馋地压在黑黑的奶头上，吮着吮着，一面抓着两个小拳头撑住那温软的肌肤，就像只小猫偎在母亲肚子上温暖的绒毛中似的。思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手放在迪尔茜的肩膀上。“迪尔茜，你留下来了真好。”

“俺怎能跟那些不中用的黑人走呢，思嘉小姐？你爸心眼儿那么好，把俺和小百里茜买了来，你妈又那么和善！”“迪尔茜。坐下。这婴儿吃得很好吧？媚兰小姐怎么样？”“这孩子就是饿了，没什么毛玻俺有的是奶给这饿了的孩子吃。媚兰小姐也很好，她不会死的，思嘉小姐。你用不着操心。像她这样的，俺见得多了，白人黑人。她大概是累了，好像有点神经质，为这孩子给吓怕的。俺刚才拍了拍她，给她喝了点葫芦里剩的酒，她就睡了。"

这么说，玉米威士忌全家都喝了！思嘉十分可笑地想，她不知给小韦德也喝上一点，让他别再打嗝儿了。还有，媚兰不会死了。艾希礼回来时--要是他真会回来的话……不，这些也以后再去想吧。该想的事多着呢--以后再说！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作出决定。要是能够把结帐的时间永远推迟下去，那多好啊！她想到这里，突然一跃而起，因为她听见外面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和有节奏的喀嘣--喀嘣--的声响，打破了深夜的沉寂。

“那是嬷嬷在打水，要来给两位姑娘擦身了。她们经常洗澡呢，"迪尔茜解释说，一面把葫芦放在桌上的药水瓶和玻璃杯中间。思嘉恍然大笑起来。要是从小就熟悉了的井台上的辘轳声也会把她吓倒，那么她的神经就一定是崩溃了。她笑的时候，迪尔茜在沉着地看着她，她那威严的脸上纹丝不动，可是思嘉觉得迪尔茜是理解她的。她重新坐到椅子上，要是她能够把箍紧的胸衣，那让她感到窒息的衣领和仍然塞满沙粒和石子在她脚下磨起血泡的便鞋都脱掉，该多好啊！辘轳吱吱嘎嘎地缓缓地响着，井绳被一圈圈绞起来，随着这响声，吊桶逐渐升到了井口。骑马上就要到她这里来了--爱伦的嬷嬷，思嘉自己的嬷嬷。仿佛一无所求，她静静地坐着，这时婴儿已吃饱了，但由于奶头不在嘴里而嘤嘤啼哭。迪尔茜也一声不响，只把孩子的嘴引回到原来的地方，让孩子乖乖地躺在怀不再哭了，这样思嘉静静地能听见嬷嬷拖沓的脚步一路走过后院。夜多么静啊！连极细微的声音她听起来也似乎很响呢。

当嬷嬷的笨重身躯一步步来到门口时，仿佛楼道都震得颤抖了。她挑着两大桶水，显得那么沉重，把肩膀都压斜了。她黝黑的脸上流露着几分固执的哀\_愁，就像猴子脸上常有的那样。她一看见思嘉，眼睛就亮起来，雪白的牙齿也在微笑中显得越发光洁了。她放下水桶，思嘉立即跑过去，把头偎在她宽阔松驰的胸口--有多少黑人和白人的头曾在这里紧紧地偎过埃思嘉想，这里是个安稳的地方，是永不变更的旧生活所在的地方，可是嬷嬷一开口，这个幻象便消失了。“嬷嬷的孩子回来了！唔，思嘉小姐，如今爱伦小姐已进了坟墓，咱们怎么办呀？哦，思嘉小姐，还不如连我也跟爱伦小姐躺在一起呢！我没有爱伦小姐可不行。如今啥也没有，只有伤心和烦恼。只有重担，宝贝儿，只有重担。"

任嬷嬷唠叨，思嘉把头紧紧靠在嬷嬷胸口，可这时有两个字引起了她的注意，那就是"重担。"这也就是那天下午在她脑子里不断嗡嗡响的那两个字，它们没完没了地重复，使她厌烦透了。此刻，她记起了那首歌的其余几句，怀着沉重的心情想起了它们：只要再过几天，就能把这副重担卸掉！且不管它的分量永远不会减！再过几天，我们将蹒跚着走上大路--“且不管它的分量永远不会减"--她把这句歌词记在自己疲倦的心里。她的担子永远也不会减轻吗？难道回到塔拉并不意味着幸福的休息，反而是更重的负担吗？她从嬷嬷怀里挣脱出来，伸手抚摩她那张皱巴巴的黑脸。

“宝贝，看你这双手！"嬷嬷拿起那双满是水泡和血块的小手，用极不赞成的眼光打量着。"思嘉小姐，我不是一次又一次告诉过你，你常常能凭一双手来断定一位小姐太太吗？还有，你的脸也晒黑了！"尽管战争和死亡刚刚从她头上掠过，可怜的嬷嬷，她还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严格要求你呢。再过一会儿她就会说，手上起泡和脸上有斑点的年轻姑娘们往往会永远找不到丈夫了。于是思嘉连忙采取预防措施，堵住这个话头。“嬷嬷，我要你谈谈母亲的情况。我不敢让爸谈，那是叫人受不了的。"

嬷嬷一面弯下腰去提那两桶水，一面伤心得热泪盈眶了。她把水一声不响地提到床边，揭开床单，开始替苏伦和卡琳把睡衣往上卷起来。思嘉在昏暗的灯光下凝望着两个妹妹，看见卡琳穿一件虽然干净但已破了的睡衣，而苏伦只裹着一件宽大的旧便衣躺在那里，那是一件棕色亚麻布袍子，上面还留有许多爱尔兰花边的残屑。嬷嬷一面悄悄地哭泣，一面用一块旧围裙残余的破布当海绵，擦拭着两个枯瘦的身子。“思嘉小姐，都是斯莱特里家那些贱货，坏透了的下流白人，他们把爱伦小姐害死了。俺告诉过她，俺说她替那下流白人做事没有好处，可是爱伦小姐就是善良，心肠软，谁要是需要她，她都从来不拒绝。”

“斯莱特里家？"思嘉惶惑地问。“他们怎么进来的？”

“他们也害了这种病，"嬷嬷用破布指了指两个光着身子湿淋淋的姑娘。老斯莱特里小姐的女儿埃米得这个病了，就像平常一有急事就来。斯莱特里小姐急忙跑到这里求爱伦小姐，她干吗不自己照料女儿呀？爱伦小姐还有更多的事脱不了身呢。可是爱伦小姐还是去了，她在那里照料埃米。而且爱伦小姐自己身体也不怎么好，思嘉小姐。你妈不舒服已经有很久了。这一带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好吃了，因为供应部把咱们出产的一切都偷走了。爱伦小姐像个雀儿似的总是吃一点点。我对她说了，叫她别去管那些下流白人的事，可是她不听我的。这就好了！大约埃米好像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卡琳小姐就病倒了。是的，那伤寒病像飞也似的一路传过来，传给了卡琳小姐，接着苏伦小姐也染上了。这样，爱伦小姐就得同时护理她们了。

“那时候北方佬过河了，沿着大路到处打起仗来，咱们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那些干大田活的每晚都有人逃跑，我都气疯了。不过爱伦小姐还照样冷静，像没事一样。她只担心两个年轻姑娘，因为咱们没有药，什么也没有。有天夜里我们给两位小姐擦了十来遍身，后来她对我说，'嬷嬷，要是我能出卖灵魂，我也要买些冰来给两个女孩子冰冰头呢。”

“她不许杰拉尔德先生进这屋来。也不让罗莎和丁娜来，除了我谁也不让进，因为我是害过伤寒病的。接着，她自己也得病了，思嘉小姐，我一看就知道没办法啦。"

嬷嬷直起身来，拉起衣襟擦满脸的泪水。

“她很快就走了，思嘉小姐，连那个好心的北方佬大夫也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什么也不知道。俺喊她，对她说话，可她连自己的嬷嬷也不认识了。”

“她有没有--有没有提起过我--呼唤过我呢？”“没有，宝贝。她以为她还是在萨凡纳的那个小女孩呢。谁的名字也没叫过。”迪尔茜挪动了一下，把睡着的婴儿横放在膝上。“叫过呢，小姐。她叫过什么人的。”“闭住你的嘴吧，你这印第安黑鬼！"嬷嬷转过身去恶狠狠地骂迪尔茜。“别这样，嬷嬷！她叫谁了？迪尔茜，是爸吗？”“小姐，不是的。不是你爸。那是棉花被烧掉的那天晚上--”

“棉花都烧了--快告诉我！”“是的，小姐，全烧光了。北方兵把棉花一捆捆从棚子里滚出来，堆到后院里，嘴里大声嚷着'看这佐治亚最大的篝火呀！'一会儿就化成灰了！"接连三年积存下来的棉花--值十五万美元，一把火完了！“那火烧得满天通红，就像早晨一样。咱们给吓得什么似的，生怕把房子也烧了。那时这屋里一片雪亮，简直从地上拾得起针来。后来火苗伸进了窗子，好像把爱伦小姐给惊醒了，她在床上笔直坐起来，大声叫喊，一遍又一遍的：‘菲利普！菲利普！'俺可从没听见过这样的名字，不过那是个名字，她就在喊他呢。"嬷嬷站在那里像变成了石头似的，瞪大眼睛盯着迪尔茜，可是思嘉把头低下来用双手捧着寻思起来。菲利普--他是谁，怎么她临终时这样叫他呢？他和母亲有什么关系？

从亚特兰大到塔拉，这漫长的道路算是结束了，在一堵空白的墙上结束了，它本来是要在爱伦怀抱中结束的！思嘉再也不能像个孩子似的安然待在父亲的屋顶下，再也不能让母亲的爱像一条羽绒被子般裹着她，保护她不受任何威胁了。她已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或避风港可去躲藏的了。无论怎样转弯或迂回，都逃不出她已走进的这个死胡同了。没有人可以让她把肩上的担子推卸给他了。她父亲已经衰老痴呆，她的两个妹妹在生病，媚兰软弱无能，孩子们孤苦无依，几个黑人都怀着天真的信念仰望着她，倚靠着她，满以为爱伦的女儿一如爱伦本人那样成为他们的庇护所呢。

从窗口向外望，只见月亮正冉冉上升，淡淡的光华照着塔拉农庄在她面前伸展，但是黑人走了，田地荒芜，仓库焚毁，像个血淋淋的躯体躺在她的眼前，又像她自己的身子在缓缓地流血。这就是那条路的尽头，瑟瑟发抖的老年，疾病，嗷嗷待哺的嘴，无可奈何地拽着她裙子的手。这条路的尽头一无所有--除了一个拖着孩子的寡妇，十九岁的思嘉.奥哈拉.汉密尔顿之外，一无所有。她拿这一切该怎么办呢？在梅肯的皮蒂姑妈和伯尔家可能把媚兰和她的婴儿接过去。如果两位姑娘病好了，爱伦的娘家也得收留她们，不管她们愿意与否。至于她自己和杰拉尔德，就可以投奔詹姆斯和安德鲁伯伯家去了。她打量着两个瘦弱病人的模样，她们在她眼前翻滚着，那些裹着她们的床单由于擦身时溅了水而潮湿发黑了。她不喜欢苏伦。现在她突然清清楚楚地明白了这一点。她从来没喜欢过她。她也并不特别爱卡琳。凡是懦弱的人，她都不爱。不过她们都是塔拉的一分子。是她的骨肉同胞，不，她不能让她们作为穷亲戚在姨妈们家里度过一辈子。一个奥哈拉家的人作为穷亲戚，看人家的施舍脸色过苦日子吗？啊，决不能这样！

难道就逃不出这条死胡同了？她疲惫的头脑细细思忖。她把双手费力地举到头上，仿佛空气就是她的两只手臂在奋力搏击的水浪似的。她把放在玻璃杯和平子中间的葫芦拿过来，往葫芦里看了看。葫芦里还剩下些威士忌，但灯光太暗，看不清究竟还有多少。奇怪的是此刻强烈的酒味并不觉得刺鼻了。她慢慢地喝着，但这一次也不觉得发烫，只不过带来一股缓缓的暖意。她放下空葫芦，然后向四下里看看，这完全是在梦里，烟雾沉沉的昏暗房间，两个瘦削的姑娘，蹲在床边的丑陋肥胖的嬷嬷，还有迪尔茜一动不动像一尊怀抱着睡觉娃娃的青铜雕像--所有这一切都是个梦，她会从这个梦中惊醒，醒来时将闻到厨房里烤肉香，听到黑人们的咯咯笑声和正要驶往大田去的马车的吱吱嘎嘎声，那时母亲的手正不断在她身上轻柔地推着呢。接着，她发现她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睡在自己的床上，淡淡的月光透过黑暗照出一片朦胧的情景，嬷嬷和迪尔茜正在替她脱衣裳。那件箍紧的胸衣不再使她的腰肢疼痛，她可以畅快地敞开心肺自由而平静地呼吸了。她感觉到她的袜子给轻轻脱下来，听见嬷嬷给她洗起了泡的脚时在模糊不清地喃喃细语，声音十分亲切。那水多么清凉啊！躺在这柔软的床上，像个孩子似的，多么舒服啊！她叹息着放松腰背，伸开四肢，过了不知多少时候--也许长达一年，也许不过一秒钟--才发现自己原来一个人在这里，房间里已更加明亮，因为月色像水银般地洒在她的床上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喝醉了，因为过度疲劳和过多的威士忌而醉了。她只知道自己摆脱了疲乏的身躯，飘浮到上边什么地方，那里没有痛苦和辛劳，她的脑子能以超凡的透明度洞察周围的一切。她是用一双崭新的眼睛在看事物，因为在通往塔拉的漫长道路上，在沿途某个地方，她把自己的少女时代抛弃掉了。她不再是一团可以随意捏塑、愿意接受每一个新的经验印记的沃土了。这沃土已经在漫无止境和延续了千百年的一天里变得坚硬起来。今天晚上是她平生愿意像个孩子般叫人伺候的最后一次。她从此成了个成年妇女。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她决不能、也决不愿意投奔杰拉尔德和爱伦的家族。奥哈拉家的人是不接受施舍的。奥哈拉家的人凡事都靠自己。她的负担是她自己的；负担只能用强壮的双肩去杠。她从她的高处俯视一切，毫不惊奇地觉得她的双肩已经承担过生平可能遇到的最大风险，现在足以挑起任何的重担了。她不会放弃塔拉；她属于这片红土地，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她的根扎在这血红的土壤里吸取生机，就像棉花一样。她无论如何要留在塔拉农庄，经营它，赡养她的父亲和两个妹妹，赡养媚兰和艾希礼的孩子，以及那几个黑人。明天--啊，明天！明天她就要把牛辄套在自己颈上。明天将有许多事情要做啊！要到“十二橡树”村和麦金托什村去，看看那些废弃的园于里还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到河边沼泽地去，寻找走失的牲畜和家禽；带着爱伦的首饰到琼斯博罗和洛夫乔伊去，那里一定还留得有人在卖吃的东西。明天--明天--她的脑子慢慢地转着，愈来愈慢，像一座发条在逐渐松散的时钟，可是仍然十分清晰。

突然，那些经常谈起的家族故事，她从小就听，尽管有点不耐烦但仍然似懂非懂地听着故事，现在像水晶般清晰起来。身无分文的杰拉尔德在塔拉白手起家；爱伦挺起腰杆战胜了某种神秘的不幸遭遇；外祖父罗毕拉德在拿破伦王朝覆灭时幸存下来，到美国佐治亚肥沃的海滨重新建立了家业；外曾祖父皮鲁多姆在海地黑暗的莽林中开创出一个小小的王国，后来失败了，但终于活着在萨凡纳赢得自己的声誉。有些父系族人曾经与爱尔兰志愿兵一起为自由爱尔兰而战斗，并勇敢地走上了绞架，也有些母系族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在博伊恩英勇牺牲了。

他们全部遭受过毁灭性的灾难，但结果并没有被毁掉。他们没有在帝国的覆亡、造反奴隶的大刀、战争、叛乱、放逐和没收的打击下一蹶不振。致命的厄运有时期断了他们的头颈，但从不曾扼杀他们的勇气。他们没有抱怨过，他们只有战斗。他们死了，那是消耗了全部精力之后死的，但决不是被征服而死的。所有这些在思嘉血脉中留下了血液但并不显赫的人物，现在似乎都在这月色朦胧的房间里悄悄移动。思嘉看见他们，看见这些接受了命运的最悲惨赐予了并用来铸造最佳业绩的亲人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塔拉就是她的命运，就是她所面临的战斗，她一定要征服它。她半睡半醒地翻了个身，一片缓缓蠕动的黑暗渐渐将她的心包围起来。他们真的在这里默默无言地鼓励她吗？或者只是梦幻而已？“不管你们在不在这里，"她睡意浓浓地喃喃自语道，"祝你晚安，谢谢。”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思嘉浑身酸痛，发僵，这是长途跋涉和颠簸的结果，现在每动一下都感到困难得很。她的脸被太阳晒得绯红，起泡的手掌也绽裂了。舌头上长了舌苔，喉咙干得像被火烤焦了似的，任你喝多少水也不解渴。她的头总是发胀，连转动一下眼睛也觉得不舒服。胃里常常有作呕的感觉，这使她想起怀孕时的日子来，吃早点时一看见桌上热气腾腾的山芋就受不了，连那气味闻闻也不行。杰拉尔德可能会说这是头一次喝烈性酒引起的反应，现在活该她受苦了，好在他并没有注意这些。他端坐在餐桌上首，俨然一个须发花白的龙钟老人，一双视力衰弱和茫然若失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口，脑袋略略点着，显然在谛听爱伦的衣裙啊啊声，闻着那柠檬马鞭草的香味。

思嘉坐下后，他便喃喃地说：“我们得等等奥哈拉太太。她晚啦。"她抬起胀痛的头，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他，同时看见站在杰拉尔德椅子背后的嬷嬷在使眼色。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一只手模着喉咙，俯视着早晨阳光下的父亲。他朝她茫然地仰望着，这时她发现他的手在颤抖，头也在微微摆动。直到此刻她才明白，她以前是怎样依靠杰拉尔德来发号施令，来指点她做这做那，而现在--怎么，他昨天晚上还显得很正常呢。尽管已经没有往常那样的神气和活力了，但至少还告诉了她一段连贯的情节，可如今--如今他连爱伦已经去世的事也不记得了。北方佬的到来和爱伦的死这双重打击把他打懵了。思嘉正要开口说话，但嬷嬷拚命摇头，同时撩起围裙揩试她发红的眼睛。“哦，难道爸神志不清了吗？”思嘉心想，她那本来震颤的头在这新的刺激下觉得就要爆裂了。"不，不。他只是头晕眼花罢了。他会好的，看来他是有点不舒服。他一定会好的。要是他不会好，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不去想这些。我现在不去想他或者母亲，或者任何这些可怕的事情。不，要等到我经受得了以后才去想。要想的事太多了--只有先不去想那些没有办法的事，才能想好眼前这些有办法的事呢。”

她一点饭没吃就离开饭厅，到后院走廊上去了。她在那里遇到了波克，只见他光着脚，披着那件原先最好，但如今已破烂不堪了的礼服，坐在台阶上剥花生。她的脑袋还在轰响和震颤，而耀眼的阳光又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凭借自己最大的毅力才勉强站在那里，并尽量简短地跟波克交谈，把母亲平常教她对待黑人的那套规矩和礼貌全都省掉了。她一开口便突如起来提出问题，并果断发布命令。波克翻着眼睛手足无措了。爱伦小姐可从不曾这样斩钉截铁地对人说话，即使发现他们在偷小母鸡和西瓜也不用这样的态度呢。思嘉又一次问起田地、园子、牲口，那双绿眼睛闪着严峻的光芒，这是波克以前从未见过的。“是的，小姐，那骑马死了，躺在我拴着它的地方，鼻子还伸在它打翻的那只水桶里呢。不，小姐，那头母牛没有死。你不知道吗？它昨天晚上下了个牛犊呢。这就难怪它那样叫了。”

“你家百里茜能当一个上好的接生气了，"思嘉挖苦说，"她说过牛那样叫是因为奶袋发胀呢。”“那么，小姐，我家百里茜不一定当得上母牛的接生婆了，"波克圆滑地说，”不过咱们总算运气好，因为牛犊会长大成母牛，会有大量的牛奶给两位小姐喝。照那个北方佬大夫说的，她们很需要呢。”“那很好，你说下去吧。有没有留下什么牲口？”“没有，小姐。除了一头老母猪和一窝猪崽，啥也没有了。北方佬来的那天，我把它们赶到了沼泽地里，可是如今，天知道到哪里去找呢？那老母猪坏透了。”“我们会找到的。你和百里茜马上就去找。"

波克大吃一惊，也有点恼火了。“思嘉小姐，这种事情是干大田活的黑人做的。我可历来是干家务活的呀。”思嘉仿佛觉得有个小小的恶魔拿着钳子在她的眼球背后使劲拔似的。“你们两个要把母猪逮回来--要不就从这里滚开，你那些干大田活的人一样。”波克顿时忍不住要哭了。眼泪汪汪，唔，要是爱伦小姐健在，就好了。她为人精细，懂得干大田活和干家务活的黑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呢。“滚开吗，思嘉小姐？我滚到哪里去呀，思嘉小姐？”“我不知道，我也管不了。不过任何一个在塔拉的人，要是不劳动，就可以跑到北方佬那儿去嘛。你也可以把这一点告诉其他的人。”

“是的，小姐。”“那么，我们的玉米和棉花怎么样了，波克？”“玉米吗？我的上帝，思嘉小姐，他们在玉米地里放马，还把马没有吃掉或糟蹋掉的玉米通通带走了。他们把炮车和运货车开过棉花田，把棉花全毁了，只剩下小河滩上那边很少几英亩，那是他们没有注意的。不过那点棉花也没多大意思，最多能收三包左右就不错了。"三包。思嘉想起塔拉农庄往常收获棉花包数，不觉更加头痛了。才三包啊！这个产量跟好吃懒做的斯莱特里家比也好不了多少。更为糟糕的是，还有个纳税的问题。联盟政府收税是拿棉花当税金的，可这三包棉花连交税也不够呢。不过，既然所有干大田活的黑人都逃跑了，连摘棉花的人也找不到，那么这个问题对思嘉或对联盟政府都没有多大关系了。“好吧，我也不去想这些了，"她暗自说道。"不管怎么说，爸应当管这种事情，纳税总不是女人的事。可是爸--现在也不去想他吧。联盟政府休想捞到它的税金了。目前我们需要的是食品呢。”

“波克，你们有没有人到'十二橡树'村或麦金托什村去过，看看那边园子里还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小姐。没人去过，俺没离开过塔拉。北方佬会逮俺呢。”“我要派迪尔茜到麦金托什村去。说不定她会在那里找到点什么。我自己就到'十二橡村'村去走走。”“谁陪你去呢？”“我一个人去。嬷嬷得留在家里照料姑娘们，杰拉尔德先生又不能--"

波克令人生气地大喝了一声。"十二橡树村"可能还有北方佬或下流黑人呢。她不能一个人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波克。叫她马上动身。告诉迪尔茜，你和百里茜去把母猪和那窝猪崽找回来。"她说一不二吩咐，末了转身就走。嬷嬷的那顶旧遮帽尽管褪色了但还干净，挂在后院走廊的钉子上，现在思嘉戴了它，一面恍若隔世地回想起瑞德从巴黎给她带来的那顶饰着弯弯翠羽的帽子来。她拿起一只用橡树皮编制的篮子，从后面楼梯上走下来，每走一步脑子就跟着震荡一次，她觉得从头盖骨到脊椎都好像要碎裂了似的。

到河边去的那条路是红色的，滚烫的，两旁的棉花地都荒废了。路上没有一棵可以遮荫的树，阳光直射下来，穿透了嬷嬷那顶遮阳帽，仿佛它不是又厚又带有印花布衬里，而是薄纱做的一般。同时尘土飞扬，纷纷钻入她的鼻孔和喉咙里，她觉得只要一说话，干燥的粘膜就会破裂。深深的车辙把大路割得遍体鳞伤，那是骡马拖着重炮碾过之处，两旁都有车辆轧成的红色沟渠。棉苗被碾得支离破碎，因为骑兵步兵都被炮兵挤出这狭窄的通道，跑到了棉田里，他们一路践踏着一丛丛翠绿的棉树，把它们踩入泥土，给彻底毁了。在路上或田里，到处可以看到带扣，马嚼子和马鞍的碎皮件，还有踏遍的水壶、弹药箱的轮子、钮扣、军帽、破袜子和血污的破布，以及行军时丢下的种种七零八碎的东西。

她走过香柏林和一道矮矮的砖墙，是家族墓地的标志，但她尽量设法不去想她三个弟弟的小小坟旁边新添的那座坟墓。啊，爱伦--她蹒跚地走下一个光秃的山坡，经过斯莱特里家住宅遗址上的一堆灰烬和半截残存的烟囱，恨不得整个家族都跟这房子同归于尽了。要不是为了斯莱特里家的人--要不是为了那个淫猥的埃米（她跟他们的监工养了个私生子），爱伦是不会死的！

一颗尖石子扎破了她脚上的血泡，她痛得叫了一声。她在这里干什么呢？思嘉.奥哈拉，全县闻名的美人，塔拉农庄的宠儿，干吗会在这岐岖的山道上几乎光着脚行走呢？她这双娇小的脚生来是要跳舞，而不是瘸着走路的；她这双小巧的便鞋也是从光亮的绸裙底下勇敢地窥探男人，而不是用来收容小石子和尘土的。她生来应当受到纵容和服侍，可如今却弄得憔悴不堪，衣衫褴褛，饿着肚子到邻居园子里去寻找吃的了。

这小山脚下是一条小河，那些枝叶交错悬垂到河上的树木多么荫凉安静啊！她在低低的河岸上坐下来，脱掉破鞋烂袜，把一双发烫的脚浸在清凉的河水里。要是能整天坐在这儿，避开塔拉农场里那些可怜巴巴的眼睛，周围只有瑟瑟的树叶声和汩汩的流水声，那才好呢。但是她不得不重新穿上鞋袜，沿着长满青苔和树荫浓密的河岸一直走下去。北方佬把桥烧毁了，可是她知道再过几百码到河床狭窄的地方有座独木桥。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然后费力地爬上山坡，从这里到"十二橡树”村只有大约半英里了。

十二棵大橡树高耸在那里，从印第安时代以来一直是这样，不过现在树叶被火熏黑了一些，枝柯有的烧毁有的烤焦了。在它围着的那个圈子里，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家住宅的遗址。这幢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厦高踞在小山顶上，白柱长廊，庄严宏伟，可现在已沦为一片废墟。那个原来是酒窖的深坑，那些烧黑了的粗石墙基和两个巨大的烟囱，便是这幢大厦所在的唯一标志。有根圆柱还烧剩一半，横倒在草皮上，把茉莉花丛压碎了。

思嘉在那半截圆柱上坐下来；面对这景象她十分伤心，实在看不下去了。这荒凉深深地触动了她，因为她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这里，在她脚下的尘土中，就是威尔克斯家族引以自豪的家业啊！这就是那个亲切而彬彬有礼的家庭的下场，这个家庭曾经随时欢迎她，而且她还在天真的美梦里渴望过要当它的女主人呢。她在这里跳过舞，吃过饭，调过情，还怀着嫉恨心里看媚兰怎样迎着艾希礼微笑。也是在这里，在阴凉的树荫下，当她说愿意跟查尔斯.汉密尔顿结婚时，他曾多么狂热地紧紧捏着她的手心啊！“啊，艾希礼，"她心想，"我真不忍心让你回来看这光景啊！我倒希望你是死了！"艾希礼是在这里跟他的新娘结婚的，可是他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永远也不会带着新娘到这个家来了。在这个她曾经那样热爱的盼望来管理的地方，再也不会有人成亲和生儿育女了。这所住宅已经死亡，对于思嘉来说，而且好像所有威尔克斯家的人也全都在灰烬中死了。

“我现在经受不祝我现不去想它。以后再想吧，"她大声说着，回过头去不管它了。为了寻找那个园子，她在废墟中蹒跚行走，经过威尔克斯家姑娘们曾经细心照料过而现在已塌倒了的玫瑰花坛，横过后院，穿过熏腊室、库房和鸡圈。鸡圈周围的篱笆已经毁坏了，一行行原来整整齐齐的常绿植物也像塔拉农场的一样遭到了厄运。柔润的土地上满是深陷的车辙和马蹄印，青菜完全被踩倒在泥里。这里已没有一点点可以留给她的东西了。她又经过后院回来，朝住宅区那排粉刷过的棚屋走去，一路喊着"喂！喂！"，但是毫无反应，连一声狗吠也没有。显然，威尔克斯家的黑人都跑掉了，或者跟北方佬走了。她知道每个黑人都有自己的一片菜园子，因此走到住宅区时她希望看到那些小小的菜地没有遭灾，给留了下来。

她没有白找，终于发现了萝卜和卷心菜，后者由于缺水已经蔫了，但还没有倒伏；还有棉豆和青豆，虽然发黄，但还是可以吃的。不过她这时已十分疲倦，这些东西引不起她太大的兴趣了。她坐在土垅上，用颤抖的手掘着，慢慢装满了篮子。今天晚上塔拉农场会有一顿美餐了，尽管没有腌猪肉熬青菜。也许迪尔茜用来点灯的那种腊肉油可以当作调味品用一点。她必须记住要告诉迪尔茜，叫她以后点松枝照明，好将油脂省下来炒菜吃。在一间棚屋后面的台阶旁，她发现了一块红萝卜，这时她突然觉得饿了。她正馋着想吃一个香甜可口的红萝卜呢。几乎没来得及用裙裾把泥土抹掉，半个萝卜就被一口咬下吞到肚里去了。这个萝卜又老又粗，而且辣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咬下的那一块刚刚落肚，本来饿坏了的空胃就产生反感，她当即伏在柔润的泥土上艰难地呕吐起来。棚屋里隐隐飘出一股黑人所特有的气味，这使思嘉越发感到恶心，她无力反抗，只得继续干呕着，直闹得头晕眼花，觉得周围的棚屋和树木都在飞快地旋转。

过了好一阵，她虚弱地趴在地上，觉得泥土又柔软又舒移，像个羽绒枕头似的，这时她的思想在懒懒地到处飘游。她，思嘉.奥哈拉，躺在一间黑人棚屋的后面，在一片废墟当中，因过度疲乏虚弱而无法动弹，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管她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许多麻烦，不能为她操心了。可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她思嘉.奥哈拉身上，她本来是什么也不做，连伸手从地板上拾起一只袜子或系系鞋带之类的小事也不做的呀。她那些小小的令人头疼的毛病和坏脾气，便是在娇惯纵容和一味迎合的环境中养成的。

太虚弱了，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无法击退那些记忆和烦恼，只好任凭它们纷纷袭来，包围着她，像兀鹰等待着一个人咽气似的。她再也没有力气这样说：“我以后再去想爸、妈、艾希礼和这片废墟--是的，等我经受得住再去想吧。”她现在还经受不住，可是她却正在想他们，无论愿意与否。她却正在想他们。这些思想在她头上盘旋并猝然扑将下来，把它们的尖嘴利爪戳进她的心里。她静静地躺着，也不知躺了多久，脸贴着尘土，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在身上，她回想着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那种生活方式，展望着未来黑暗可怕的远景。她终于站起来，又看见了“十二橡树”村一片焦黑的废墟，她的头高高地扬着，但她脸上那种显示青春美丽和内在温柔的东西已荡然无存。过去的总归是过去了。死了的总归是死了。往日悠闲奢侈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于是，当思嘉把沉甸甸的篮子挎在臂弯里时，她已经定下心来要过自己的生活了。既然没有回头路好走，她就一直向前走去。在未来５０年里，整个南方会到处有那种带讽刺眼光的女人在向后看，回顾逝去的年代和已逝去的人，勾起徒然令人伤心的记忆，并且以拥有这些记忆为极大骄傲来忍受眼前的贫困。可是思嘉却不是这样，她永远也不会向后看。

她凝视着那些烧黑了的基石，并且最后一次地看见“十二橡树”村仍像过去那样屹立在她眼前，富丽堂皇，充分像征着一个族系和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她走上回塔拉去的大道，一路上那只沉重的篮子把她的臂弯都快吊断了。她肚里空空，饿得不行了，这时她大声说：“凭上帝作证，凭上帝作证，北方佬是征服不了我的。我要闯过这一难关，以后就不会再挨饿了。不，我家里的人谁也不会挨饿了。即使我被迫去偷，去杀人--凭上帝作证，我也决不会再挨饿了。"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塔拉那么寂静，与世隔绝，几乎造成了鲁宾逊的孤岛，世界就在几英里之外，可是好像有一片波涛滚滚的大洋横亘在塔拉和琼斯博罗和毗邻的几家农场之间似的。随着那匹老马死亡，他们丧失了一种交通工具，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步行那么远的路了。

有时候，思嘉正累得直不起腰来，或者为生活泼命挣扎，为三个生病的姑娘无穷无尽的操劳时，她突然发现自己正侧耳倾听那些熟悉的声音--住宅区黑人孩子尖利的笑声，从田野回来的吱吱嘎嘎的大车声，杰拉尔德的公马在放收地飞驰而过时雷霆般的轰轰声，马车在车道上驶来的辚辚声以及邻居们偶尔进来闲聊时的说笑声，等等。可见结果她什么也看见。大路上静静的，杳无人影，从来不见一团红色的尘雾预告有客人到来。

世界上有的地方和家庭里，人们仍在自己的屋顶下安然吃饭睡觉。有的地方，姑娘们穿着翻改过三次的衣裳正在快乐地调情，高唱着《到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时》，就像几星期前她自己还在做的那样。有的地方还在打仗，炮声隆隆，城市起火，士兵们在臭气熏天的医院里缓缓地溃烂和死亡。有的地方，一支光着脚、穿着脏粗布衣裳的军队还在行进、战斗，打瞌睡，饿肚子，疲惫不堪而希望业已消失。有的在佐治亚山区什么地方，北方佬军队仍漫山遍野，他们吃得好好的，沿着毛色光滑、膘肥腿健的战马……离塔拉不远处就是战争，就是纷纷攘攘的世界，可是在农场里，战争除了作为记忆已不复存在，这些记忆每当你筋疲力竭便会袭上心头，你必须奋力击退，在腹内空空或处于半空虚状态，并要求你予以满足时，世界便暂时退避，让生活把自己改组成两种相互关联的思想，那就是食物和怎样得到食物。食物！食物！为什么肚子比心有更好的记忆力呢？思嘉能够忘记伤心事，可就是忘不了饥饿，以致每天早晨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当记忆还没有把战争和饥饿带回她心上时，她会蜷在那里迷迷糊糊地等待着煎腊肉和烤卷子的香味。每天早晨她总是使劲地闻着闻着，仿佛真正闻到了食物的香味，这才完全醒过来的。

塔拉的餐桌上有苹果、洋芋、花生和牛奶，但连这样简单的食品也从来是不够的。每天三次，思嘉一看见它们便回想起往日和那时开饭的情形，比如，那灯火辉煌的席面和香甜可口的食品。那时他们对于食物是多么不在乎，多么奢侈浪费啊！卷子，玉米松饼、小甜面包、鸡蛋饼，滴滴答答的黄油，每顿饭都有。餐桌的一端摆着火腿，另一端是烤鸡。成锅的蓝菜炖得酽酽的，上面飘着一层放彩的油花。青豆在亮晶晶的花瓷盘里，堆得像一座小山。油炸果泥丸子，炖秋葵，拌在浓浓的奶油调味汁里的胡萝卜，等等，餐后有三样点心供每人自己挑选，它们是巧克力饼干，香草奶油糕和堆满甜奶油的重油蛋糕。想起这些喷香可口的食物时，她不禁要伤心得落泪，而战争和死亡却不曾做到这一点，同时这种回忆也能使她由辘辘饥肠转而恶心欲呕。关于食欲，嬷嬷是很替她伤心的的，因为一个１９岁姑娘的正常食欲，由于她从未听说过的持续不停的艰苦劳动而增加了四倍。对于食欲的这种烦恼，在塔拉农场并不只她一个人有，实际上她无论走到哪里，所看到的不分黑人白人都是一张饥饿的脸。卡琳和苏伦也很快会有病愈时难以满足的饥饿感了，甚至小韦德也经常不断地抱怨：“韦德不爱吃洋芋。韦德肚子饿。"

旁的人也在嘟嘟囔囔地叫苦。“俺要是不多吃一点，思嘉小姐，俺的哪个孩子就奶不了了。”“思嘉小姐，俺要是肚子里不多装点东西，俺就劈不动木柴了。”“孩子，这种东西俺实在吃不下去了。”“女儿，难道咱们就经常吃山芋吗？”唯独媚兰不诉苦。媚兰，她的脸愈来愈消瘦，愈来愈苍白了，甚至睡觉时也在抽搐。可她总是说：“我不饿。思嘉，把我那份牛奶给迪尔茜吧。她奶着两个孩子，更需要呢。生病的人是从来不觉得饿的。"

不过，正是她的这种温柔的毅力比旁人絮絮叨叨的哀诉更加激怒了思嘉。思嘉对别人可以挖苦地痛骂一阵，可是面对媚兰现在这种无私的态度却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又十分恼火。杰拉尔德、黑人们和韦德现在都亲近媚兰，因为媚兰即使虚弱也还是亲切的和同情人的，可思嘉近来却既不亲切也没有一点同情心了。

韦德尤其经常到媚兰房里去。看来韦德有点不对头，但究竟是什么毛病，思嘉没有工夫去细究。她听了嬷嬷的话，认为这孩子肚子里有蛔虫，便给他吃了爱伦常给黑人小孩吃的干草药和树皮。可是这种驱虫剂却使韦德越来越苍白。最近她就索性不把他当一个人放在心上了。韦德只不过是又一个累赘，又一张需要喂饱的嘴而已。等到有一天危机过去了，她会跟他玩，给他讲故事，教他拼音，可现在她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兴致。而且，由于韦德常常在她最疲劳和烦恼的时候显得碍手碍脚，她还时常声色俱厉地训斥他呢。

思嘉感到苦恼的是，她的严厉训斥竟把他吓得瞪大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样子实在又天真又可怜。她不明白，这孩子怎么经常生活在一种大人无法理解的恐怖气氛中。可以说恐惧每天和韦德作伴，这种恐惧震撼着他的心灵，使他在深夜也会惊叫醒来。任何一种突如起来的喧声或一句咒骂的话都会使他吓得发抖。因为在他心目中，喧声和恶言恶语是跟北方佬连在一起的，他对北方佬当然比对百里茜用来吓唬他的鬼更加害怕。

在围城的炮声打响以前，他一直过的是愉快平稳而宁静的生活。他经常听到的都是些宠爱亲切的话，尽管他母亲没有注意他，直到有天夜里他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天上一片火光，外面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就在那天夜里和第二天白天，他头一次挨了母亲的耳光，听到了母亲对他的高声叫骂。桃树街上那幢可爱的砖房里的生活，他所经历过的唯一生活，就在那天晚上消失了，这一损失是他永远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的。从亚特兰大逃走以后的经过他什么也不清楚，只知道北方佬就在后面，他们会逮住他，把他砍成碎块。他至今仍然在害怕这个。每当思嘉大声责备他时，他便模糊地记起她第一次骂他时那种恐怖感，很快便吓得一声不响了。这样，在他心目中北方佬和一种粗暴的声音永远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很怕母亲。

思嘉不能不注意到她的孩子在开始回避她。有时她好不容易有一点空闲，想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可结果，只引起了一大堆的苦恼。这比他整天跟在屁股后面更叫人难以忍受。她最心火的是韦德把媚兰的床边当避难所，在那里悄悄地玩着媚兰教给他的游戏，或听她讲故事。他敬重"姑姑"，因为她声音温柔，笑容满面，从来不说：“别闹，韦德！看你叫我头疼死了，"或者"别烦人了，韦德！看在上帝面上！"思嘉既没功夫也没思想来爱抚他，但是看到媚兰这样做又很妒忌。有一天她发现他在媚兰床上立蜻蜓，并且倒下来压到了媚兰身上，她便抽了他一个耳光。“你就没有别的好玩，偏要这样跟生病的姑姑捣乱？好，快到后院玩去，别再到这里来了。"

可是媚兰伸出瘦弱的胳臂，把号啕的孩子拉了过来。“好了，好了，韦德。你并不想跟我捣乱，是吗？思嘉，他没有烦我呢。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吧。让我来照看他。在我病好之前，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而你手头已经够忙的了，哪能顾上他呀。”“别傻了，媚兰，"思嘉干脆说。"看来你不会很快好的。要再让韦德摔到你肚子上，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说，韦德，我要是再看见你在姑姑床上胡闹，就狠狠揍你。现在别哭了。一天到晚老在哭。也该学做个大孩子了。"

韦德飞跑到楼下躲起来。媚兰咬着嘴唇，眼里闪着泪花，嬷嬷站在穿堂里也看见了这情景，气得横眉瞪眼，直喘粗气。但是以后好几天谁都没有反驳思嘉一声，他们都害怕她那张利嘴，都害怕这个正在悄悄成长的新人物呢。思嘉现在已处于塔拉的最高统治地位，而且像别人一样突然建立了威信，她天性中那些欺压人的本能也暴露出来了。这并非因为她本性残暴，而是因为她心里害怕，对自己缺乏信心，又深恐别人发现她无能而拒不承认她的权威，所以才采取了粗暴的态度。此外，她也觉得动辄训人并相信人家对她畏惧是颇为有趣的事。思嘉发现这样可以使她过分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些。她并非看不到自己的个性正在改变这一事实。有时她随意发号施令，使得波克咬住下嘴唇表示不服，嬷嬷也嘟囔着：“有的人近来摆起架子来啦，"她这才惊觉自己怎么这样不客气了。爱伦曾经苦心灌输给她的所有那些礼貌与和蔼态度，现在全都丢光了，就像秋天第一阵凉风吹过后树叶都纷纷掉落了一样。爱伦曾一再说：“对待下人，尤其对黑人，既要坚定又要和平。"可是她一和平，那些黑人就会整天坐在厨房里闲聊，谈过去的好光景，说那时干家务活的黑人不作兴下大田，等等。

“要爱护和关心你的两个妹妹。对那些受苦特别是有病人的要仁慈一些，"爱伦说，"遇到人家伤心和处境困难，要给他们安慰和温暖。"可现在她并不怎么爱护两个妹妹。她们简直成了她肩上可怕的负担。至于照顾她们，她不是在给她们洗澡、梳头、供养她们，甚至不惜每天跑多少里路去寻找吃的吗？她不是在学着给母牛挤奶，即使提心吊胆怕那摆弄着犄角的家伙会伤害她，也没有动摇过吗？说到和平，这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是她对她们太和平了，她们就会长期赖在病床上，可她需要她们尽快起来，给她增添双手帮着干活呢。她们在慢慢康复，但仍然消瘦而虚弱地躺在床上。她们不知道就在自己失去知觉的那段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变化。北方佬来过了，母亲死了，家里的黑人跑了。这三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她们心目中无法接受的。有时她们相信自己一定还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这些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思嘉竟变得这样厉害，这无疑也不可能是真的。每当她坐在她们床脚边，设想她们病好以后她要叫她们做的工作时，她们总是注视着她，仿佛她是个妖魔似的。要说她们再也没有一百个奴隶来干活了，那她们是无法理解的。她们无法理解，一位奥哈拉家的小姐居然要干起这劳力活来了。

“不过，姐姐，"卡琳说，她那张幼稚得可爱的脸上充满了惶惑的神色，"我不会劈柴火呀！那会把我的手给毁了呢！”“你瞧我的，"思嘉面带吓人的微笑回答，同时伸出一双满是血泡和茧子的手给卡琳看。“我看你这样跟小妹和我说话，实在太吓人了！"苏伦惊叫道，"我想你是在仆人，是在吓唬我们吧。要是母亲还在，她才不让你对我们这样说呢！劈柴火，真是！"

苏伦怀着无可奈何而又不屑的神色看着大姐，觉得思嘉说这些话的确是太可耻了。苏伦是死里逃生，而且失去了母亲，现在又这样孤单害怕，她需要人们来爱抚和关怀呀！可思嘉不这样，她每天只坐在床脚看着，那双吊着眼角的绿眼睛里闪着新的可恶的光辉，称赞她们的病好多了，并一味谈什么起床、做饭、挑水和劈柴火的事。看样子，她对这些可怕的事还津津乐道呢。思嘉的确对此很有兴趣。她之所以威胁那几个黑人，折磨两个妹妹的情感，不仅是因为太苦恼，太紧张，太疲乏，只能这样，而且还因为这可以帮助她忘记自己的痛苦--她发现母亲告诉她的有关生活的一切都错了。她母亲教给她的一切现在已经毫无用处了，因此思嘉深感痛心，也十分迷惑不解。她没有想过爱伦不可能预料到她教养女儿时的那种文明会崩溃，不可能预告设想她培养女儿们去好好适应的那种社会地位在今天消失。思嘉也没有想过，爱伦当时所瞻望的是一个平静岁月的未来远景，就像她自己经历的太平年代那样，因此她教育思嘉要温柔善良，高尚厚道，谦虚诚实。爱伦说过，妇女们只要养成了这些品德，生活是不会亏待她们的。

思嘉只是绝望地想道：“没有，没有，她的教导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厚道能给我什么好处，当今世界，温柔有什么用？还不如当初象黑人那样学会犁田、摘棉花呢。啊，母亲，你错了！"她没有心平气和想一想，爱伦那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残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标准和价值观都变了。她仅仅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她母亲错了，于是就赶紧掉转头向这个新世界走去，而对于世界她事先是没有准备的。唯独她对塔拉的感情没有改变。她每次疲乏地从田野里回来，看见那幢建筑得并不怎么整齐的白房子时，总要感到满怀激情和归家的欢乐。她每次站在窗口望着那翠绿的牧尝红红的田地和高大稠密的沼泽林地时，总是充满着新鲜的美感。她热爱这个有着蜿婉的红土丘陵的地方，热爱这片美丽的的包含有血红、深红、朱红各种红色而又奇迹般地生长丛丛灌木的土地。这种感情已成思嘉生命中一个永不变更的部分。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土地了。

她看着塔拉时，便能部分地理解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了。瑞德说的人们为金钱而战，那是不对的。不，他们是为犁沟整章的广袤耕地而战，为放养牲口的碧绿牧场而为缓缓蜿蜒的黄色河流而战，为木兰树中荫凉的白色房子而战。只有这些东西才值得他们去拚死争夺，去争夺那些属于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红土地，那些为他们的子子孙孙生产棉花的红土地。

塔拉那些被践踏的耕地现在是留给思嘉的唯一财富，因为艾希礼和母亲已经死去，杰拉尔德又在战争折磨下变得十分衰老，而金钱、黑人、安全和地位都在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了。她恍如隔世地记起一次与父亲之间关于土地的谈话，当时父亲说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用去夺取的东西，而她自己竟那样幼稚无知，没有了解其中的意义。“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东西……而对于任何一个爱尔兰血统的人来说，他们所赖以生活的土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它是唯一值得你为之工作、战斗和牺牲的东西。"是的，塔拉是值得人们为之战斗的。她简单而毫无疑问地接受这场战斗。谁也休想从她手中把塔拉夺走。谁也休想使她和家里的人外出漂流，去靠亲戚们的施舍过活。她要抓住塔拉，哪怕让这里的每个人都累断脊梁，也在所不惜！第二十六章